

浪花劇藝叢書

未走之前

江流

雨果書屋刊行

預告

本出版社，不日即將出版浪花劇藝叢書之二之獨幕劇單行本，計四幕。題材現實，係有名之新劇作者編著，望讀者注意！

青年月刊啓事

美商青年月刊，自出版以來，多受各界讀者愛護，不勝感荷。近因鑑於銷路日廣，故特煩請李百強教授，按期撰寫經濟時事論文。多載譯作，又闢藝叢一欄，專刊文藝作品；及長篇連載江流之四幕劇「等待着春天」等。

歡迎各界定閱！

歡迎批評！

歡迎投稿！

浪花劇藝叢書之一

未走之前

(三幕劇)

寄島福山支路六號
楊木座戲園圖書館

江
流

如各劇團排演該劇，請通知
作者以便臨時修改，其通信
處由藝文書店轉交。

人物表

王壽增——年四十餘，身肥矮。曾做過某機關的一位科長；戰事爆發後，來滬經營米業。

王紫岑——壽增之叔，年已六十，有鬚；頗狡猾，性嗜賭。

王光祖——壽增之子，肄業於某大學；年少英俊，有大志。

王金瑪琍——壽增之妾，貌雖美而不壯健，性愛奢侈；好像除了逛遊娛樂場所以外，別的事與她無關似的。且善於挑撥離間，具有一套媚人工夫。

金梅子——瑪琍之妹，一個天真，純潔，美麗的姑娘；年約十八九歲，在某中學肄業，晚上課暇，與同學辦着街童小學。

劉楨祥——業煤商人，壽增之友；年約四十左右，身肥，面色紅潤。

李媽——壽增之女僕，年約三十。

店夥——年約三十。

第一幕

人物

王壽增，王紫岑，王光祖，王金瑪利，劉楨祥，金梅子，李媽，店夥一人。

時間

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的一個下午。

地點

上海。

佈景

王壽增家的客廳，中牆正中有一個大窗，可以看見藍的天，高的房子。左牆有一頭雙扇門通外，右牆一單扇門通內。靠中牆之右，設一具有欄杆的西式樓梯，通樓。台中略偏右處設沙發小桌等物，以便客坐。小桌上有花瓶，插鮮花一束；香烟盤子上有香煙，配上一副烟灰碟，與自來火架子。偏左處斜置一隻寫字檯，一隻轉椅，檯上一個電話機。左牆與中牆相接之隅，設一衣架。牆上略掛風景畫的鏡框一二，窗簾甚為富麗堂皇，拉開着。

幕啓

王壽增坐在寫字檯旁看信，紫岑坐在沙發上，抽烟不語；舞台上靜寂着，過了三四秒鐘以後。

壽（看完了信）噫……（搖一搖頭）看起來……這件事情一輩子也不會有好辦法！——
從來也沒有碰到過。

岑（把本來靠在沙發上的身體，豎了起來）怎麼？好好地看了信倒嘆起氣來了！這封信是誰寄來的？值得那麼難過？

壽是光祖寄來的。（把信向寫字檯上一攤，兩手支着檯面）。

岑光祖？唉，壽增，你養了這種兒子總算前世沒有修好，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，一個兒子寫信給他爸爸生氣的。

壽（不語，兩眼瞪住信紙，結果又）唉……

岑這次光祖又使你生氣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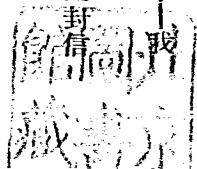
壽這次嗎？——倒並不是的。

岑並不是？我看，這個孩子近來愈過愈倔強了；只要使他一點兒不稱心，馬上就寫信來罵。——譬如，上次你叫他暫時不要添那件冬大衣，他就罵你，還說自來水管也還得用稻草包一包囉，什麼什麼囉，弄得我一點也不明白。

壽叔父，那些過去的不必談了。（一半自語地）我覺得這件事總沒有好辦法。

岑光祖的信上，究竟怎麼說呢？

壽（立起，走近紫岑，也在沙發上坐下來）叔父，你把信拿去看吧。



岑（從口袋裏掏出眼鏡，看了一回之後）原來又是這件事！（仰首凝望着天花板，似有所思）啾啾。（又把眼鏡裝回口袋裏去）

壽 叔父，你有什麼主張嗎？

岑 這件事，那個時候，是我一手包辦的，怎麼會沒有主張呢？

壽 就請叔父講給我聽聽吧，也可叫我放心大胆。

岑 據我的意思：嗯，只有兩個辦法。第一個辦法：只要想法子阻止光祖的媽到上海來就行；第二個辦法：即使她一定要來，那也不妨，只要你不睬她就是了。事情簡單得很不過……

岑 沒有什麼「不過」的！

壽 不過，假使她到地方法院去告我的重婚罪，那怎麼辦呢？

岑 我正喜歡你問到這一點，嗯……關於以重婚罪到地方法院去告，我想絕對不要緊，到那個時候，我自然有辦法。

壽 什麼辦法呢？

岑 啾啾（虛僞地笑了）壽增，這兩天我的心緒不寧，我們慢慢談吧。

壽 叔父，有什麼不舒心的事呢？

岑 壽增，你先猜猜看，我今天到這兒來，本來的意思是幹什麼的？

壽 大概……又是經濟拮据吧？

岑 嗨嗨！這一猜，可就對了！

壽 我就有這一套估量人的工夫。

岑 唯其有這一套估量人的工夫，才能做官，才能做大生意賺大錢，發財，壽增，你說對不對？嗨嗨！

壽 噫……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就用這種估量屬僚的眼光，拉攏他們，再稍爲玩一點兒手段，這一批人，就給我利用了。

岑 很好，那末，這次你自身發生了問題，怎麼就解決不了呢？那才怪吶，哈哈！

壽 噫……不；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所辦的都是官事，而現在却是家庭裏的私事了；不知怎麼的，我對於私事，噫，總有點糊塗。

岑 索性等我這個小問題解決了之後，再來談你的吧。

壽 好好，你說好了。

岑 壽增，在今天早上，想來想去，想了大半天，結果還是各方面都無法告貸；我想還是到自家兒人這兒來比較好說話，不得已才跑到這兒來。

壽 你是我的叔父，並且我跟瑪利結婚也是你一手代辦；不然，我那有這種快樂？——我希望叔父能常常來，要是不來，反而要生疏起來的。

岑 壽增，實在是因爲昨天晚上太不得手，你知道怎麼的？我下大，嚟，牠開了一個小；我下小，他媽的，偏又來了一個大。這樣一來，弄得我狠狠之至。今天我的意思，嚟，壽增，數目並不大，（伸出五個指頭，停一停）不過五百塊就夠了。

壽 啊，五百塊，那真是一件小事情，嚟，叔父，不過我那個問題，一定要你老人家費心，辦辦妥當。

岑 那自然，那自然……

（電話鈴突然響了）

壽 （接電話）誰呀？……啊，老劉，……唔唔，有什麼事嗎？……好好，我不出去，……：：：嚟，有空有空，……你過一回來嗎？好好，專等專等……：：：嚟，好，再見，再見。（掛去聽筒）

岑 誰打來的電話？

壽 劉一楨一祥。

岑 哦，劉老闆，他有什麼消息嗎？

壽 他說有一點事情跟我談談。

岑 怕就要來啦吧？

壽 或許。

岑 我想早一點回去，壽增，你先把五百塊錢，交給我。假使今天晚上我能夠翻本，明天馬上還你的本錢；要是輸了，那也沒有辦法，是我的晦氣，嚇：也是你的運氣不好。

壽 叔父，區區五百塊錢，何足掛齒呢？既然叔父有急用，現在先拿一百塊起；其餘的四百塊，等今天晚上瑪琍回來再拿好不好？

岑 隨便，隨便。

壽 我想，這你也知道，我的身邊沒有錢，所有的錢，都在瑪琍的身上。（從皮篋里掏出一百元紙幣）

岑 這我知道，這我知道。（接過了錢，立起身朝門外走）明天見。

壽 咳，叔父，請你慢一點，關於我那個問題，你還沒有說出個具體辦法來。

岑 什麼問題？

壽 唉……叔父，不必跟我開玩笑了，就是光祖的媽那件事。

岑 唉，我真老糊塗，一看見借到本，就想快點兒去撈牠回來。

壽 叔父，你說，什麼手續，什麼辦法。

岑 （又重新坐了下來）關於這件事，在你當然只怕到地方法院去告你的重婚罪囉，當然。

岑 我想要是以重婚為理由的話，也無從告起！

壽 這怎麼，怎麼說呢？

岑 我自然也有理由反駁她囉。（從煙盒里抽出一支香煙）

壽 （劃根自來火給紫岑點上）請你說是什麼理由。

岑 只怕劉老圃就要來了吧？他來了就不便多談。

壽 估計起來，劉老圃還不會來得那麼快，他一定先要到「小房子」去彎一彎，你儘管說好了。

岑 我問你，你怕光祖的媽什麼？

壽 她以重婚罪威脅。

岑 那末，我再問你，你跟瑪琍結婚幾年了？

壽 叔父，你又開玩笑，我結婚的時候，全是你主持的，怎麼叔父問這個呢？

岑 自然有用處，你算算看，有幾年了。

壽 民國二十六年，正當我做科長的時候，到今年已經頭尾有四年了。

岑 噫，那就好了，結婚既然有了整整三個年頭，問你，光祖的媽爲什麼在結婚的時候不

反對，到現在反而來舊案重翻，這是什麼存心？當然明明是無賴！

壽 我看不見得會佔上峯。

岑 唉，這要隨機應變，只要說光祖的媽准你娶姨太太的。

壽 關於這幾點，我也曾經跟光祖談過，可是光祖說，這是一個無智的鄉下婦女被我蒙蔽到現在，被我用一種暴力壓制着的緣故，沒有機會爆發吧了。

岑 難道光祖事後不會告訴她嗎？既然光祖告訴她，就應該馬上反對，而到現在才提出認訴，可見以前是她允許的，而今日想發洋財了！

壽 光祖不是說一直沒有機會爆發嗎？

岑 那末現在是什麼機會給她等到了呢？

壽 光祖說，自從我們家鄉受人蹂躪了之後，各項物價也已經上漲，家裏開支不夠，說我不應該不寄錢回去。

岑 那末你每月寄十塊錢回去好了。

壽 可是我自己的錢還不夠用吶，再說，我也沒有空跑到郵政局去。

岑 叫光祖時常寫信去說明苦處好了。

壽 光祖那會相信我沒有餘錢呢？

岑 光祖這個孩子，念書念到大學也快畢業了，還是一點也不懂人情，他非但不幫父親的忙，同時還在暗底里唆使他的媽作對。——像這種大學生，將來又有什麼用呢？

壽 那個時候，我給他念大學的用意，也就是想他能夠幫我的忙，不然，我何必化那末許多本錢呢？可是，現在却出了我的意料之外，反而弄得「捉虎容易縱虎難」了，索性

叫他這學期畢業了，給他滾蛋啦就算了。

壽增，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。

壽 什麼？

岑 光祖對瑪琍是什麼稱呼的？

壽 光祖對瑪琍稱「嬌嬌」。

岑 嗨，對了，道理就在這兒！你懂嗎？

壽 怎麼？我不懂。

岑 照理，光祖應該稱瑪琍稱「姨娘」，而他現在叫「嬌嬌」，這是我預先佈下的圈套，早已定下這條計策，我料到光祖的媽往後一定要無賴，所以你和瑪琍一結婚之後，我就對光祖說，叫瑪琍叫嬌嬌，不准叫姨娘！

壽 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岑 我的意思是要你一子就兩房，瑪琍算是我是媳婦，你算是我的承繼子。這樣一來，光祖的媽也沒有法子以重婚罪起訴了。所以這件事情，無論光祖怎麼樣幫他的媽，也一點不必担心的。

壽 要是光祖的媽竟到上海來，便無理的大鬧一場，使得人家都知道了瑪琍是我的姨太太，那怎麼辦呢？

岑 這是絕對沒有關係的，討小老婆是有錢人家都風行的，你瞧，那一個閩人沒有小老婆，「小房子」？你的朋友們知道啦，非但對你的名譽，事業沒有妨礙，並且還會說你闊氣吶。

壽 這一點道理我也知道，噫——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我們的局長也有兩個姨太太；可是，瑪琍却與衆不同，我的瑪琍念過書，不比平常那種姨太太大都從堂子里舞場里娶來的——那個時候，我們瞞着瑪琍說沒有前妻，沒有子女，才肯跟我結婚，要是給瑪琍知道了光祖是我的兒子，並且前妻還在鄉下，那鬧起來，事情可不小呀！

岑 雖然，在未結婚以前，我們騙她前妻已經死啦多年，也沒有留下子女，可是結果她總有一天要知道起來的。——況且，現在木已成舟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壽 話雖這樣講，鬧起來總不是好玩兒的。

岑 照這樣說來，問題倒完全在於瑪琍念過書了。——不過，法子總是有有的。

壽 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呢？

岑 第一，假使瑪琍跟你的結合，說摩登話是爲了愛情，那瑪琍也容易解決；第二，只要跟光祖商量商量，叫光祖到他媽的面前解勸解勸。

壽 可是光祖是個倔強得不講理性的沒出息的兒子哩！

岑 無論什麼事，都依順光祖一點得啦。

壽 嚙嚙……（點頭）

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；房門開，李媽進）

李 老爺，劉老闆來了。

壽 請他進來。

李 是。（從雙扇門下）

岑 壽增，既然劉老闆來了，那末我先走吧；其餘的事，下次再談。——噯，另外還有四

百塊，我晚上來拿吧。（擬下）

壽 請別那們着急，等回兒還有得談的，請你先到樓上去坐一歇吧。

岑 （點頭）……（上樓）

（劉積祥進）

劉 （拱一拱手）壽增兄，恭喜恭喜。

壽 （笑）小弟有什麼喜好恭呢？劉老兄可真說笑話了。

劉 自然有喜囉，待回兒就知道。

（李媽奉茶上，即下）

壽 劉老兄，請坐談吧。

劉 （坐沙發上，抽烟，呷茶）。

壽 多天不見你的面了，顯然又見得面色紅潤，身體發肥，這次一定又發了財吧？

劉 託老兄的福，不過幾十萬塊也不算多呀！

壽 不到一年工夫，竟賺到幾十萬，實在使我敬佩老兄的經營有方。

劉 近來雖然賺到一筆款子，可是氣給受飽了。

壽 真是笑話，你要受人的氣嗎？

劉 怎麼不呢？——我去年堆存在堆棧里的煤，眼見得煤價要往上漲……

壽 一定漲，一定漲。

劉 爲了這，所以我一直沒有給提出來……

壽 要等機會。

劉 的確，年關一過，馬上飛漲，幾乎要跑出兩百塊一噸的大關。

壽 機會到啦。

劉 並不，我知道漲風未衰，他媽的，那家堆棧跟我搗蛋，說，一定要叫我們提出存貨……

壽 我在報上也看見啓事廣告。

劉 對了，來了通知單還不夠，還在報上登了通告，說再不提去，棧單便要取消，他媽的

，簡直是跟我胡鬧嗎。

壽 你應該想法子呀！

劉 怎麼不呢？各方面去設法也弄得我毫無頭緒，受了一肚子的氣，不得不把牠提出來了。不然，一定還可以多賺他幾萬。

壽 自己造一所堆棧好了。

劉 有是有，不過容量不大；總之，我們做煤生意的苦楚，只有我們自己知道，那裏有你們做米生意的乾脆，快活。

壽 劉老兄，你今天所說的話，我可不大讚成，我們的苦，也只有我們自己才能知道；我現在正覺得比你還要難堪。

劉 笑話，受氣受到我這樣的地步，我看沒有了吧？你堆一天算一天錢就是啦；噫，他偏跟你搗蛋。

壽 你聽我說啦，就會明白。因為我第一批的貨，進得不多，結果却賺了近十萬；所以我第二次想進得多幾倍，那裏知道一大批洋米進來了，米價受到影響往下跌了。所以這

次平糶簡直也是跟我搗蛋。

劉 我相信，這於你無損。

壽 算下來，非但沒有大錢可賺，恐怕還要虧本也說不定。

劉 這，你未免太客氣了，怎麼談得到虧本呢？

壽 就算不虧本吧，也沒有利息可說；況且堆放着的米，到春天，下面的受到潮氣，或者

要發霉呢。——要是真的發了霉，我的一切不就完了嗎？

劉 這倒的確要用點人工給牠常常搬動。

壽 這一點就是你們做煤的比我們便宜的地方。煤，堆牠十年八年也不會發霉的。

（王紫岑自樓上橐囊下，壽增與劉槓祥的頭，不約而同的別了過去）

岑 哦，（拱手）劉老閻，久違了，難得難得。

劉 久違了，王老先生近來好？

岑 託福託福。——劉老閻今天駕臨寒舍，有什麼貴幹？

劉 沒有什麼別的事，不過順便來拜望拜望壽增兄跟你老先生兩位罷了。

壽 岑（兩人同時）豈敢，豈敢。

岑 劉老閻這次過了年以來，一定恭禧發財了吧？

劉 王老先生，不瞞你說，剛才，我跟壽增兄正在談生意的難做，真是有苦說不出來。

壽 做生意的確一天難似一天，尤其是同業的競爭。

劉老兄，我們這兩項生意，前途的阻礙正多着吶；譬如這次工部局的限價，簡直是我們的致命傷。不然，米煤兩項是每個人的生活所不能缺少的，我們儘管可以提高價格，不怕他們不買。難道有辦法可想的人，有辦法可想的時候，還願意坐着白白的餓死嗎？

劉 那當然，不過現在給限啦價，煤有平賣，米有平糶，所以我對於做生意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。

岑 照你們這樣說來，就沒有辦法了嗎？

劉 還有什麼辦法呢？

岑 我却想到了兩個法子，並且這兩條路一定可以走得通。

劉 可通的路？

岑 賭，——米跟煤既然給工部局限了價，看起來我們確乎是賺不了大錢了，辦法還是得想去。第一，我們藉口「來源斷絕」，乾脆關門不賣。

劉 這靠我們一兩家就不行。

岑 對的，要同業有聯絡。——只要兩天一來，許多人便受到影響了，着慌，發急，於是大家也跟着都驚慌起來了。尤其是稍為有錢的那批人，他們更容易比別人驚慌，我們就要應用這一點心理。

劉 驚慌了有什麼用？

岑 等他們驚慌的時候，便開一次店門，說新貨到了。

壽 新貨到了，工部局還是限價。

岑 這裏就有玩手段的必要，我們不妨暗底裏擡高價錢。譬如米，現在限價是四十塊一担

，就把牠擡到四十五，也未始不可。

壽 那怎麼行？……要是……

岑 （急接上）要是只怕有人告發的話，我們當然要避免證據，在發票上仍然寫上四十塊。倘使他們不肯這樣幹，那末回答他「來源斷絕」；要是他肯付四十五塊，好，送他一担米。這樣一來，豈不是萬無一失了嗎？

劉 （拍掌）畢竟是王老先生年紀大，經驗豐富，心機靈巧，我立刻也應該學你的法子，應該把煤球的價錢擡一擡；不然，我真太吃虧了。

壽 （得意地露着笑容）希望自然有，不過也在乎人去做。

岑 （得意地露着笑容）希望自然有，不過也在乎人去做。——別的不談，我且舉一個例子看。——譬如上次洋米平糶的時候，我曾經試過一次，我在平糶裏想法子賺到錢；雖然不是發財的事兒，可是，也是我的手段。

劉 請王老先生告訴我們一點智識吧。

岑 去年九月裏，第一次洋米平糶的時候，我僱了兩個小孩子，每個一角錢的價格，叫他倆到平糶處去擠，上午，下午一個來兩趟，一共買到八塊錢的米，我把這八塊錢的米分作四袋，晚上拿到曹家渡去，三塊錢一袋，搶也似的就賣去了，共計所得十二塊，除了本錢，加上小孩子的價格和來回的車錢，淨賺三塊半。——所以生意在乎人去做

，法子也在乎人去想。

劉 像你老先生這樣肯用心研究的人，當然是很容易發財的。

岑 那也不過是臨時的小聰明罷了。（得意地笑了）

壽 突然之間，我的心血來潮，想到了一個法子，現在外匯緊縮，金價猛漲，所以洋米的價錢倒反而比大米高，根據普通一般人的心理，洋米貴，大米比較便宜，當然是買大米的人多囉；不妨乘此機會在大米裏頭多磨一些碎米，反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等到他們發見碎米多的時候，錢已經到了我的腰包了。

岑 對呀，非但在大米裏可以磨碎米，同時，也還不妨噴些水花進去。

劉 工部局不是有命令不准磨碎米嗎？

壽 噫——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也常常是如此。——叫屬僚不要貪污，不要嫖賭，其實那能管得了許多吶。現在工部局下那道命令，我想也是跟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一樣，他們也管不了許多。

岑 大米裏磨碎米，噴水花，畢竟不是一個很妥善的辦法，所以我要說到我的第二個法子。——現在橫也不賣，豎也不賺，乾脆就停業，等到某一種機會到來，到那時大家再來發財不是很好嗎？

壽 等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呀。

岑 機會天天有，不過很好的機會要等就是了；我想不久總要有的。

劉 總而言之，生意也做厭了；不是吹牛，錢也夠用了，所以我想走走別的沒有走過的路，也讓我嚐一嚐那種沒有嚐到過的滋味。

岑 劉老闆想走別的什麼路呢？

劉 唔唔……（含糊地回答着）

岑 想做外匯嗎？

劉 現在暫時不宣佈吧——至於王老先生說的套外匯，未免太沒有把握，我現在想走的這一條路，比做外匯有把握得多哩！

壽 劉老兄，這條路大概總已經決定了吧？

劉 決自然是決定了，……

壽 徹底是什麼路？

劉 別那們着急，這件事，也還得下一點小本錢。

壽 倘使利息優厚的話，不要忘啦帶帶領小弟我，也作成發一點財呀！

劉 那自然囉。——噲，我今天先打電話的意思，完全是要你等我談談，因為，我劉某跟你也不算沒有交情，哈哈！

岑 壽增能夠蒙你劉老闆帶領，那真是萬幸了。

劉 別客氣了，互相幫忙，是我們的份內事兒。

壽 那末，就請擬個計劃出來，大家討論討論吧。

劉 可是可以，不過……不過，可不可以請令叔……（轉向紫岑）紫岑老先生……

岑 是不是要我避一避？要是劉老闆的尊意是如此，那末，我就避一避好了。（立起，擬向小門進）

壽 劉老兄，紫岑叔跟我差不多是一個人，我的無論什麼秘密都要跟他商量過的，請你放心好了。

劉 既然是如此，那末請紫岑先生恕我多疑了。

岑 笑話，笑話。（重複又回到座前）或者劉老闆還不大明瞭我跟壽增的一切關係，其實，壽增的事，差不多都是我替他主持的。

劉 實在是因爲這件事情，關係重大，請王老先生不必介意吧。

岑 今天蒙劉老闆來合股，作成壽增，真是感激肺腑。（拱手）

劉 我的意思是有財大家發，紫岑老先生也不要客氣了。——剛才我說……咳，做生意雖然也可以發財，可是總免不了要受人家的氣；現在我想把上海的生意，自己不管，我自己到外埠去發展。

壽 外埠？香港？海防？

劉 不，不必跑那麼遠。

壽 那兒？

劉 就在離上海不遠，朝北上去不過只七八百里路的一個挺有名的都市。

岑 （把嘴湊到劉老闆的耳朵邊去，咕嚕了一聲，再大聲地），我所猜的這個地方，對不對？

劉 （手在腿上一拍，擡起一個大拇指）對啦！

岑 （再把嘴湊到壽增的耳邊，私語了一通之後）壽增，這又是做官的玩藝兒吶！

壽 （微笑着）劉老兄，據你看起來，這件事可有幾分把握嗎？

劉 自然有把握囉，是我的朋友特地給我留着的位置，況且我劉某做事，向來是箭不虛發；剛才我進來的時候，就對你說「恭喜，恭喜」，而你反來責問我「喜從那裏恭起」，現在你可知道喜從什麼地方來了，哈哈！

壽 還需要什麼手續嗎？

劉 我已經說過，稍爲要下一點本錢，給他們請請客，各方面週轉週轉。

岑 大概要多少的數目，才可以成功了？

劉 並不多……

壽 我也知道劉老兄很會體諒人……

劉 因為那邊是我的老朋友，大概一萬兩萬下去，一個把局長啦什麼的，總差不多兒啦。
壽 也要一萬兩萬？……（不禁伸指抓着頭皮）

岑 壽增，就是五萬也上算的……

劉 我看做生意不會有這們厚的利息吧？

岑 的確五萬也上算，不要兩個月的工夫，就可以連本帶利給你撈回來，還有什麼猶豫不決的呢？

壽 並不是我要可惜這一萬塊錢，而是……

劉 那就行啦。

壽 你不知道，因為我自己身邊沒有這筆款子，錢都在瑪琍身上，不知道她肯不肯拿出來。

岑 唉，那會不肯呢？——你做了局長，不是給她做局長太太嗎？——況且現在填下去的資本，好在不久之後馬上可以撈回來；我相信，瑪琍也何樂而不為呢？

壽 這道理我也知道，至於撈本撈利，噫，以前我做科長的時候，已經有相當的經驗了。那就再好也沒有了。

劉 要是老兄一決定，把一萬兩萬送過去，我敢担保，一個禮拜之後，馬上可以走馬上任了。

壽 好，明天再談吧。

（門外有皮鞋聲，窗子裏現出一個人頭，正朝房裏走來；至窗邊又折向左。門開，進來一個身穿西服的少年，就是在某大學肄業，行將畢業的王壽增的兒子王光祖）

光 （張一張口，看見房中有生客在，把想要說出口的話，重又嚥了下去）……

劉 （看一看王光祖）壽增兄，既然有客來，不便打攪，就告辭了。

岑 不送，不送，真是怠慢得很，隔天請過來談談。（立起）

壽 關於剛才所談的事，明天給你回音吧。

劉 好好，你再仔細考慮考慮吧。（擬下）

岑 我想沒有什麼考慮的，既然是劉老闆經手，我們一切都很放心。

劉 說那兒話。——再見。

岑 再見，再見。

（劉積祥與壽增下）

岑 光祖，怎麼今天有空回家來？

光 因為今天功課不忙……

（汽車喇叭聲）

光 我有一件要緊的事，趁今天空，來跟爸爸商量商量。

(王壽增進)

光 爸爸。

壽 (眉頭一皺) 今天回家來做什麼？

光 因為有一件事要跟你老人家商量。

壽 什麼事？

光 昨天早上我收到母親的一封信，我馬上轉寄給你了……

壽 我已經收到。

光 今天當我吃過中飯以後，又收到母親寄來的一封信。

壽 快信？說些什麼呀？

光 母親的信在這兒。(從袋裏取信出，授與)

壽 我不要看！你說好了。

光 (投信於寫字檯上) 她說，(紫岑到寫字檯旁，拆信，看) 住在鄉下實在受不了驚嚇，並且鄉下的物價也跟上海一樣的高起來了；爸爸又有好久沒錢寄給她，叫她怎麼過活呢？

壽 上海難道又是平安的地方嗎？

光 母親說，有一天又受了幾個兵的嚇，他們闖到家裏去搶東西，現在母親病着，要求爸

爸寄一百塊錢回去。

光 （從看信中抬頭）光祖，上海的生活程度比鄉下的還要高，這一點你應該明瞭呀！

光 上海的生活程度的確比鄉下高，可是鄉下的物價也很貴哪，不知道祖父講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岑 我的意思是你爸爸沒有多的錢寄給你的媽，念書念到大學快要畢業了，連這點意思也不懂嗎？（放信於寫字檯上，立起）

光 但是，我母親的理由也並沒有錯，並且還害着病呢。

光祖，別的不用多說，現在你媽打算什麼主張呢？

光 她說，要你快一點寄一百塊錢回去……

岑 假使沒有錢寄不出呢？

光 母親的信上寫得很明白，錢不寄去的話，鄉下是決計住不下去的，祇好到上海來再說；並且，我們的家鄉又不是以前那美麗的，快樂的，安靜的家鄉了！

岑 她到上海來，那怎麼行？連住的地方都沒有！——現在的上海不是連租一個灶披間都沒有嗎？

光 這兒不是有很空的房子嗎？

光祖，大學也快畢業了，還這樣不識事務？——這兒絕對不好住，——你想，你的媽

怎麼可以跟你的瑪琍嬌嬌住在一起呢？

光 那我做兒子的人可不知道了；只好請爸爸自己去問母親。

光 光祖，你是一個大學生，書也念得不少，難道連一點體貼你爸爸的心都沒有嗎？

光 可是，做兒子的人同樣應該體貼母親呀。

岑 那自然不錯，但是……假如你媽住到這兒來一定會給你爸爸添上許許更多的痛苦的。

光 那末，我的媽住在那種不安定的家鄉害病，不是更痛苦嗎？

壽 叔父，跟光祖也決計談不出一個結果的，這件事，無論如何還得請你老人家想個妥當辦法才好。

岑 辦法自然是有囉，不過……不知道光祖贊成不贊成？

壽 你且說了再講。

岑 光祖，我提出一個意見……

光 什麼意見？

岑 爲了雙方，呵，不，是爲了三四方面的妥貼計……只有……咳，光祖，壽增，我說啦？

壽 你說吧。

岑 只有——離……婚！

什麼？離婚？這麼大的年紀，反而想到離婚？

岑 你不要覺得奇怪，離婚還不是很平常的事嗎？報紙上天天可以看見有人登離婚的啓事廣告。

光 離婚總得有一個理由囉。

岑 沒有理由，不過跟孫總理中山先生的離婚一樣；跟蔣總裁介石先生的跟毛夫人的離婚一樣。

壽 叔父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名義上算離婚，而在實際上却並不然？

岑 是的，就是這個辦法，所以各方面都覺得妥貼。

壽 我看只有這條路可算是上策了。

岑 光祖，你覺得怎麼樣？

光 我的母親是一個鄉下婦人，受了傳統觀念的影響，對於離婚這種案子發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一定會氣得自殺。

岑 我想在這新潮流的社會裏做人，第一不要落伍；譬如從前，前清時候，一個女人被她的丈夫離休，的確是對名譽有關。而現在是新社會，法律裏規定可所離婚，就是你的媽因為腦筋舊，不懂新社會的規矩；你是一個大學生，應該時常去勸勸她，叫她不要落伍。

光 前妻的離婚手續未辦清楚，私下先行娶姨太太，又是新社會，新潮流的法律所規定嗎？

壽 (怔)……

岑 (不理似的自說) 光祖，你媽的年紀已經老了，一切的慾望也差不多已經沒有；兒子有你這們大啦，科長太太也做過了；以後，祇望着將來娶媳婦抱孫子啦；除了這，還有什麼？

光 (笑)……

壽 光祖，凡事都要朝前想，譬如，嚶嚶以前我做科長的時候，總想升爲局長；現在你的瑪琍嬌嬌，正是年輕有爲的時候，一切都有生氣；假使你的媽給她一個打擊，那末，她的意志馬上要灰淡下去了。所以，你爲了你的瑪琍嬌嬌着想，也應該答應呀。

光 (不語)……

岑 要是這件事情解決了，對於你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好處，譬如，你的爸爸可以在朋友之間正式宣佈你們倆是父子關係；因爲在這件事情沒有解決之前，是一直瞞着朋友，不便宣佈。……

光 我何必一定要有父親呢？——就算我的父親已經死了也沒有關係。

壽 光祖，你，你這是什麼話？……（憤怒）

光 是你自己先不承認我是你的兒子！

壽 （更怒）混蛋！念到大學的書，居然語無倫次了！

光 我這是「最新的新潮流」。

壽 你替我滾！不必念書了！

岑 （陪笑）這種無爲的爭執，我說是可以不必的。——噯，光祖，再譬如，你今年大學畢業了之後，馬上可以送你到美國去留學。

壽 再等他留學回來，連老子也要給他打死了。

岑 壽增，那種空話不必說了。——光祖，非但如此，並且我還可以替你籌備一筆款子，可以使你很高兴的，愛情很甜蜜的女朋友結婚。

光 哈哈（那們泰然而含有諷刺性地笑着）結婚？我的最愛的女朋友？——我認識的跟不認識的女性，我以爲都是我的女朋友，並且我都很愛她們，難道叫我跟那們許多女朋友都去結婚嗎？——況且，在現在這種時候，比結婚更重要的事正多着吶。

壽 叔父，你聽，他這番話簡直是一個瘋子說的。

（電話鈴響）

光 （跑過去，接電話）喂，是的，……怎麼？搶米？——（急改其喉音爲老年人）好，

我本來預備把這些米施賑，店門不要關，不要關！——讓他們搬好了！

壽（急）唔？什麼？

光 我們店里的米給人在搶了。（淡然地把聽筒握着）

岑 現在還在搶嗎？

光 正在搶！（大聲）——（放下聽筒，掛斷了）

壽 快打電話叫他們關店門！（走到寫字檯旁，拎起電話機，撥號碼）

岑 再打一個電話到巡捕房。

光 不准打！你有那們多的米，不給他們吃是什麼理由？（逼近去，一把拉斷了電話線）

壽 光祖！你造反了！（甩了聽筒）

光 我不知道！

壽 我一定要捕房處置這批強盜！（欲突門出）

岑 壽增，你這個時候去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壽 那末，打個電話叫伙計來！（拾起聽筒）

岑 電話線已經斷了！

這，這，這成什麼話？

（店夥阿根自外經窗過）

岑 店里夥計來了。

衆 (回過頭去看)……

(店夥計阿根進)

壽 阿根，店里怎麼啦？

夥 (戰戰兢兢地)所有的米全給搶去啦，就是剛才從棧房里起來的也給搬走了！

岑 有多少人搶？

夥 起先不過只有十幾個人，後來賬房先生說「我們的老闆今天做好事，施賑窮人，」於是一回兒工夫，闖進了四五十個，甚至有一個人，一個子掙了一袋去啲。——老爺，這次的成績很好。

壽 放屁！誰說我做好事施賑？

夥 賬房先生說是老爺自己打電話告訴我們的，叫我們不要關店門！

岑 店門真的不關嗎？

夥 老爺的吩咐怎麼可以不聽呢，老太爺？

壽 那才混蛋，那一個打電話給你們？

夥 老爺，電話起先是我接的，本來是少爺的聲音，後來是老爺的聲音。

岑 那末你就讓他們搶嗎？

夥 我們覺得老爺賺了許多錢，想到做好事救濟窮人；我們是喜歡得什麼似的，老爺作主做好事，我們這批下手人也有面子啊。

壽 照你的話聽來，是希望我的東西給人家搬去了？

夥 並不，老爺，我們實在希望老爺能做好事……

壽 氣死人，混蛋！顯而易見是你們通同那批強盜的，你們可以藉此分贓，對不對？

夥 天知道！（急）絕對沒有的事……

壽 還要無賴！我非得嚴辦不可！

光 阿根！別害怕，電話是我接的！

夥 少爺，我們實在是冤枉……

壽 阿根，賬房先生在那兒？

夥 在店里。

壽 好，你們等着瞧。——勾通強盜，白晝搶米，該當什麼罪！——李媽，李媽，快出來！

（李媽應聲上）

壽 李媽，到巡捕房去報告，說店夥計通同強盜在白天里強行搶米，擾亂社會秩序，請他派人到店裏去一起扣留所有夥計；再叫派個人來帶阿根到巡捕房嚴究！

李 老爺，巡捕房裏我從來沒有去過，我害怕……

壽 沒有用的蠢貨！——叔父，我看還是勞你老人家去走一趟吧。

岑 好。（擬出）

夥 （哭喪着臉）老爺，我們沒有錯。

光 慢着！

壽 走呀！

（紫岑欲出）

光 （拉住紫岑的臂）陷害忠誠可憐的伙計，這是人做的事嗎？甯可我答應你們別的事！

岑 （沉思）壽增，也好；——那末阿根你暫且出去！

夥 老太爺，少爺謝謝你們倆。（下，李媽同下）

岑 光祖，那末這件離婚案子答應嗎？

光 （咬着牙，沉思有頃）好！不過……我母親的終身生活費，一概由爸爸負擔！

壽 那當然是我的責任囉。（改怒爲喜）

岑 既然是你答應了，就辦得越快越好。

光 不過也要等我的母親……

等你的媽幹什麼？

光 奇怪，離婚是我母親本身的事情，我做兒子的第三者怎麼可以作主呢？

壽 你在欺騙人！

岑 壽增，別着急呀，光祖的話的確很對，——不過，光祖，你時常寫信給你的媽勸解勸

解，那才是合理的。

（大門開，王金瑪琍進，腋下挾了紙包；全場幾乎沸騰的空氣，又重復平靜下來）

壽 瑪琍，買點什麼東西？（順手把紙包接過來，放在沙發上）

瑪 買幾件新春的衣料，（把外衣脫下，隨意擱在寫字檯上）喲，怎麼今天光祖也回來了

？學校裏放假嗎？

光 不放假，嬌嬌。

瑪 （無意間拾起桌上的信，擬看）……

壽 （跑過去搶那封信）瑪琍！你不要看！

瑪 你說不好看，我偏要看！有什麼秘密嗎？（搶在手裏不放）

壽 這封信又不是我的，是光祖的。

瑪 是光祖的？光祖不搶，要你替他搶嗎？（看）我偏要看！

衆人 （瞠目，着急）……

瑪 （指光祖）你？不是我的姪兒？是壽增的兒子？

光 是的，我的爸爸一直欺騙着你，也一直壓制着我的母親！

瑪 （歇斯底里地）哈哈！（對壽增）你的前妻已經死啦多年了嗎？（對紫岑）你說壽增的前妻沒有留下兒子？（在小桌上拾起一個玻璃杯擲過去）哈哈！欺騙？……壓制？……（騷亂了一陣之後，再）

岑 瑪，我今天告訴你……

好，不是強辯就是歪曲的解釋……我不要聽！

岑 不，剛才爲了這件事，我們正在討論出一個辦法，現在光祖已經答應他的媽跟壽增離婚。——瑪，離了婚你總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吧。

瑪 請律師，上法庭，登報，還是鬧得滿城風雨。

岑 就是爲了只怕對於你的名譽有關係，所以就在私下和解。

瑪 （突然）哈哈……欺騙，壓制！……誰要聽你們的鬼話！（立起，上樓）
瑪！（追上樓）

（壽增也跟上去；光祖聳肩，冷笑，同時金梅子進）

梅 光祖先生！

光 你上那兒來？

梅 學校開學啦，剛才我交費去的。——噯，我姊姊呢？

光 瑪琍嬌嬌在樓上。

梅 你等一回兒，我跟姊姊去說一聲。

光 慢一慢，樓上有事兒吶，——梅子姨母。

梅 嚇嚇（天真地笑着）嚟，我上次不是說過你不准叫我姨母。

光 叫什麼呢？

梅 叫梅……子！

光 哦，梅子小姐。（頑皮的地）

梅 也不要，乾脆叫梅子好了。

光 噫，梅子，上次我借給你的書看完了沒有？

梅 看完了，你理嗎？我到房裏去拿來還給你。（想到樓上房里去）

光 我不要，就送給你吧；自己看過了，再借給人家看不很好嗎？——以後我還有幾本好

書，可以拿來給你看。

梅 恐怕以終我沒有空，不能看好的書，未免太可惜了。

光 爲什麼沒有空？

梅 我們學校開學了，今天碰到許多同學，大家都說在晚上辦一個街童夜校，專門收容那

批「野孩子」來念書。

光 那好極了，假使有空，我一定來幫忙上課。

梅 我代表大家預先謝謝你。

光 有什麼好謝的呢？要大家都認識字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；不然，我們的書也是白讀的。

——噢，你們的經費呢？

梅 我們自然有辦法囉……

（樓梯上有步聲下來）

聲 哈哈！

梅 姊夫來了。

壽 （立在扶梯上）光祖！怎麼？你還不去？

光 我就要走了，因為跟她（指梅子）有幾句話要談，便耽了一回兒。

壽 快回學校裏去，在這兒鬼鬼祟祟幹什麼？

光 梅子，再見。（下）

壽 哈哈！

梅 （上樓）：

壽 梅子妹妹，等一等，——哈哈！

梅 （在扶梯上）姊夫，你儘管笑做什麼？

壽 我今天非常快樂。

梅 爲什麼這樣快樂呢？

壽 因爲今天我心上的那一塊石頭給搬走了。

梅 既然姊夫今天很快樂，那末我要求你一件事好不好？（下樓梯，回到客廳）

壽 當然很好，你說。

梅 只怕你不肯答應。

壽 我一定答應。

梅 我們許多同學大家商量過，結果，我們一定要辦一個街童夜校，可是經費還沒有籌齊，可不可以請姊夫捐募一點？

壽 並不是我不肯，而是這批野孩子，實在討人厭；——一個人一天到晚跟這批東西在一塊兒，連自己的身份名譽都要受到影響。我勸你還是不要幹的好。

梅 我們是人，他們也是人呀！

壽 這種人情世故，你們年輕的姑娘還不懂得，嚶~~~~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連那些科員，什麼職員他們也不大理味的，何況那批野孩子比起科員來正差得太遠哩！

梅 算了，我們不要你捐了！（別過頭去）

壽 （走過去）梅子妹妹，你生氣了嗎？我怎麼捨得使你生氣呢？——好，我答應你，雖

然數目不多，幾拾塊錢總可以想法子。

梅 謝謝你的好意。（轉怒爲笑了）

壽 梅子妹妹，老實告訴你吧，你的要求我那次不答應的呢？

梅 今天差一點兒就不答應。

壽 我又告訴你，因爲我喜歡你，所以叫你搬到我這兒來住。

梅 ……

壽 因爲：（以手扶梅子的肩）

梅 （躍起）請你明白，你是我姊姊的丈夫，我是我姊姊的妹妹。

壽 梅子妹妹，難道你住在這兒半年多，一點也不知道我愛你嗎？

梅 我不要聽，我也不准你說！

壽 我……？（摸梅子頰）你又生氣了嗎？

梅 哦！（大呼）姊姊！姊姊！

壽 （窘，急）唉，唉，不不。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一幕完

第一幕

人物

王金瑪琍，金梅子，王光祖，李媽，劉楨祥，王壽增。

時間

第一幕後的一個禮拜，下午。

地點

與第一幕同。

佈景

與第一幕同。

幕啓

瑪琍一個人在房裏，背靠在沙發上，看畫報。金梅子自樓上下來。

梅 姊姊。

瑪 妹妹，你在房裏幹什麼？

梅 看書，——姊姊你的病好一點沒有？

瑪 好得多了，大概明後天可以完全好啦吧。

梅 你想吃什麼東西嗎？我替你出去買；我打算出去一趟，回來的時候就替你帶回來好了。

瑪 謝謝你，不想吃什麼；——你這個時候出去幹什麼呢？

梅 我們自己同學幾個人辦了一個街童夜校，明天就要開學了，可是我們的經費還不夠，預備到同學家裏去打聽打聽，她們的募捐成績好不好。

瑪 梅子，你近來的行爲，愈來愈不好了；我上次聽到你姊夫告訴我，你跟光祖兩人去看電影，逛公園。

梅 既然光祖是我們的親眷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瑪 可是光祖是你姊夫討厭的人。

梅 我不知道，別談吧。——我的話還是說回來吧，剛才我不是說我們這個街童夜校的經費還不夠嗎？請姊姊捐幾塊錢吧。

瑪 所以我說你不懂事，家裏的開支多大？你姊夫每月交給我多少？你想，我那有餘錢來捐給你們呢？

梅 姊姊，我常常覺得奇怪。

瑪 怎麼奇怪？

梅 你想，我我是同一個父親，同一個媽媽養出來的姊妹倆，爲什麼你我的性質這樣不同

，這不是奇怪嗎？

瑪 這並不是性質的不同的問題。

梅 那一定是人生觀的不同了。

瑪 更不是什麼人生觀的不同，而是人情世故的閱歷程度的有深有淺。——譬如，這次你們要辦街童學校，本來也未始不可，可是你們就沒有想到，這批野孩子向來沒有人管教，並且又沒有職業，將來不是偷人家的就是搶人家的，結果，是鎗斃的候補員。你想跟這批東西在一起，將來還要連累到自己。

梅 姊姊，以後的事你且別管，我現在要向你借五十塊錢，好不？

瑪 借？借是要還的；你們怎麼還得起？

梅 那末就捐吧。

瑪 五十塊絕對沒有，你想你自己念書的錢還是我給的，現在我答應，我多給你十塊，當做給你買書的書費，你自己省下來好了。

梅 姊姊，請你少吃一次大菜，五十塊不是就省出來了嗎？

瑪 祇有十塊錢，再說索性連這十塊也不給了。

梅 那末，這個時候就給我吧。

瑪 急什麼呢？我答應啦還怕賴嗎？——（突然，轉了話頭）妹妹，我早想問你一件事。

梅 什麼事？

瑪 一個禮拜之前，你的姊夫告訴我，說你跟光祖很要好，對不對？

梅 光祖是姊夫的姪兒，可以說是自家人。自家人怎麼不要好呢？

瑪 你姊夫說或者光祖在愛你吶。

梅 這又是姊夫在說笑話了吧。嚇嚇（笑）

瑪 由這幾天情形看起來，光祖天天回家來，我躺在床上看見你們倆的談笑，似乎是在談愛情了。

梅 就算是談愛情，難道又是犯法的？

瑪 可是你要弄清楚，你們年輕人很容易受人家的欺騙！

梅 欺騙？

瑪 是的，我已經受了人的欺騙了！

梅 你？受了人的欺騙？

瑪 對的，我已經受了你姊夫的欺騙。

梅 姊夫待你不是很好嗎？

瑪 很好！我問你，光祖是你姊夫的什麼人？

梅 是姊夫的姪兒。

瑪 囉，是你姊夫的兒子？

梅 兒子？

瑪 並且，你姊夫的前妻，光祖的媽還活在鄉下！

梅 光祖的母親還活在鄉下？

瑪 所以我勸你不要胡鬧。

梅 ……

瑪 即使要談愛情也不能跟光祖談，尤其光祖是你姊夫所恨的人。

梅 （振作起來）愛情是不分階級，不分貧富的！也不分……

瑪 至少你不能愛你姊夫的兒子！

梅 我沒有姊夫，你說的姊夫，你說的欺騙，這種麻煩都是你自己的虛榮心去換來的。

瑪 那末，你愛光祖嗎？

梅 我同情他，我敬仰他；可是我沒有說愛他！

瑪 哈哈，（輕輕地笑着）妹妹，急得這樣兇幹什麼呢？——過來，我跟你談談。

梅 我要出去，……（走）

瑪 妹妹！妹妹！

梅 （回頭看一看，下）

瑪 唉……孩子！

（瑪琍又把背誦在沙發上，看畫報；舞台靜寂三十秒鐘）

瑪 李媽——李媽！

李 （在內）來了，太太。（從小門出）什麼事嗎？

瑪 花園裏的地乾了沒有？——一連地下了幾天雪，這天可真討厭死了。

李 太太，你罵天嗎？那是罪過；聽說今年冬天有大雪，明年就可以豐收呢。

瑪 可是現在已經是春天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李 總之，太太。罵天是罪過的。

瑪 你倒要來教訓起我來啦嗎，我剛才問你的是「花園裏的地乾了沒有」，你就應該回答我「乾了」或者「還沒有乾」。

李 是的，太太；花園裏的地大概今天總已經乾了，或者有的地方還沒有乾。

瑪 現在大概什麼時候了？

李 大概兩點鐘了。

瑪 那末，少爺就要回來了，我預備叫少爺陪我到花園裏去散散心；你替我去預備兩張椅子。

李 太太，雖然天有太陽，可是外頭風却很大的；恐怕太太的病剛好，身體經不起冷風一

吹的。

瑪 那末，等少爺來啦再說吧。

李 我想少爺也決計不會讓太太到花園裏去吹風的。

瑪 你怎麼知道少爺的心思呢？

李 自然知道囉，少爺待太太那們好。

瑪 是嗎，李媽；你看少爺這個人好不好？

李 自然好，少爺很有良心。

瑪 你怎麼見得呢？

李 一個禮拜之前的事啦，——就是太太得病的那一天，馬路上不是有一批買不起米吃的窮人嗎？他們闖進我們店裏去搶米，阿根打一個電話來報告了，少爺接到這個電話馬上說「店門不要關」，任他們搬。後來老爺一定要打電話叫他們關店門，聽說少爺一定不肯，把電話的電線也拉斷了。再後來，阿根回來啦，老爺一定要叫巡捕把店裏的夥計跟阿根都要抓到巡捕房去，可是少爺又給救下來了。——像少爺這種可憐窮人的入，一定是很有良心的。

李媽，我並不是問你這個呀，我問的是——少爺對我，你看好不好？

李 少爺對我們下手人已經是一點脾氣都沒有，一點架子都沒有；對於太太，那當然更好

了。

瑪 不過，好也有幾種好法，有真心的好，也有假意的好。

李 我看，少爺是真心的對你好，因為——我看他那一天到晚笑迷迷的臉，一定是個好人。——太太爲什麼問這些呢？

（嫵媚地笑着）沒有什麼，不過隨便問問罷了。

李 哦，太太，我又記起來了。——前天，啊不，是大前天，當太太發熱發得很利害的時候，少爺抱着太太的頭，一面喂開水，一起摸着太太的額角，輕聲輕氣地問着「嬌嬌你的頭還疼嗎」？——那個時候，因為太太發了熱，什麼都給忘啦，恐怕你還不記得少爺對你的好處啊。

瑪 我真的記不起來啦。

李 那個時候，太太閉着眼睛，身體還靠在少爺的身上啊。——太太有了像我們少爺這種好姪兒，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；我想一個自己的兒子服侍他的母親也沒有這樣週到吧。

瑪 （微笑）當真嗎？

李 太太，我有什麼好騙的呢？——老爺到外碼頭做官去了，老太爺怕又是到賭場裏去了，要是沒有這樣好的少爺回家來管照管照的話，真要把我急壞哩。

瑪 唔唔——（微笑）

（門外皮鞋聲，過二歇，窗口裏看見光祖的臉）

瑪 哦，少爺來了。

李 （朝門外跑）——（在內）少爺，你來了？

聲 （光祖在內答）唔，太太在哪裏？

李 （在內）在客廳裏。

瑪 （放下畫報，轉身朝門望着，順便理一理自己的頭髮）……

李 （在內）太太，少爺回來了！（身子從窗後過去）

（王光祖進）

光 （脫去外衣）嬌嬌，（把外衣掛在衣架）你的病應該完全好了吧。

瑪 謝謝你，好是好了；不過身體總覺得有點兒軟綿綿地沒有氣力。——

光 你好好地休養兩天就會好的。

瑪 唉，光祖，怎麼不回家來吃中飯呢？

光 （兩隻手臂撐住身子，手支在沙發的靠背上，偏着頭）因為上午學校裏有一點兒事情

，給同學留住了；本來，我想早上來看你，真是對不起得很。

瑪 光祖，你怎麼這樣客氣呢？

(李媽捧茶上)

李 少爺，請喝茶。

光 唔，(坐到小沙發上去)

瑪 李媽，你到我房裏去把昨天買的巧克力去拿來給少爺吃。

李 是啦，——噫，太太，是不是昨天冠生園送來的糖？

瑪 對啦，李媽，擺在我那張梳妝台上，可別弄錯。

李 唔(上樓)

瑪 光祖，這幾天，我害過了病，嘴裏常常覺得有些苦味，老是想吃巧克力糖。——光祖，你喜歡吃嗎？

光 假使要我自己去買的話，那可不喜歡；要是有人送我一個那們高那們大的壽字蛋糕，那我更喜歡。哈哈！

瑪 (笑) 好好，等到你過生日的那天，我一定送一個給你好了。

光 謝謝你。(接下去的下文是一陣頑皮的笑)

(李媽自樓上拿了糖下來)

瑪 (自盒子裏檢了一顆給光祖) 光祖，你吃一顆試試看。(自己又吃了一顆)
光 謝謝你。

（李媽將盒子放在小桌上，下）

瑪 光祖，今天下午的太陽很好，天氣也較比暖和，實在心裏悶得要命，我想跟你到花園里去走走，也可以散散心。

光 不，外面風很大，我看還是坐在屋子裏談談的好。

瑪 你說「不」，我也說「不」；我一定要到花園裏去。

光 嬌嬌，這樣好不好？不必依你一定要出去，也不必一定要依我坐在屋子裏談空天；我們來一個折衷辦法，我扶你到窗子邊上去，一邊兒看看花園裏初春的景物，一邊兒站着談談。

瑪 好是好，可是還要依我一個條件。你可以答應我嗎？

光 祇要是合理的，我當然答應，你說好了。

瑪 假使站在窗口旁邊，看看花園裏的景緻好，並且風不大的話，我仍然要你陪我出去的。依你，依你。——那末，請你站起來吧，讓我來扶着你走過去。

光 不，先讓我自己試試看。（立起，略有不穩之勢）光祖，到底靠一個子究竟不行，還是你來扶一扶較比好。（又嫵媚地微笑起來了）

光 （一手握着瑪琍的手，一臂環住她的腰）喲，嬌嬌，你的手心已經退了熱啦，頭不疼了吧？

瑪 還有一點脹。(朝窗子走去)

光 嬌嬌，你就靠在牆上好。(放手)

瑪 (把身子靠在牆上) 光祖，你看，那邊有幾處地方，雪還沒有化完。

光 並且，你瞧，樹枝還在不停的搖擺，不是證明外面的風很大嗎？

瑪 真是使人失望得很，樹也沒有抽芽，花也沒有含苞，一眼望去都是死氣沉沉。

光 可是嬌嬌，你別忘了，在那死氣籠罩的環境下，也還有幾顆常青的植物。

瑪 那兒？

光 你瞧，那邊一排冬青樹的矮圍，那邊幾盆小松樹的碧綠，這些不是都在象徵着死亡中的生氣嗎？

瑪 對於那一年到頭都是一樣不變的東西，我老是不喜歡；我倒喜歡那粉紅的月季花，那垂楊柳的嫩枝。

光 好在春也將要來到人間了，馬上便要開出月季花的粉紅，在春風裏也要擺舞着楊柳的枝條。——可是嬌嬌，你也要知道，月季花的粉紅，經不起幾陣春風春雨的打攪；楊柳的枝條，也經不起一隻甲蟲的嚼咬。

瑪 我不要看了，光祖，還是你扶我回到沙發上去歇一回兒吧。

光 我說過，外面的風很大，不好玩，起先你偏不聽。(扶她走) 就是你要出去，憑你這

沒有恢復健康的腿也不行。

瑪 啣！——我的腿發酸，站不住了！（搖幌着像要倒下去了）

光 嬌嬌，那怎麼辦？

瑪 但是，我快要倒下去了！

光 怎麼辦？

瑪 你有氣力嗎？

光 讓我抱你過去嗎？

瑪 唔，（笑）光祖，你真太好了。

（王光祖抱瑪琍到沙發上）

光 嬌嬌，你的腿可還有點酸嗎？

瑪 好多了。

光 （垂頭，似有所思）……

瑪 光祖，呆着做什麼？

光 嬌嬌，我今天抱到你的身體，不禁使我回想到什麼事來了。

瑪 回想到什麼呢？

光 請你猜吧。

瑪 嗯……我知道。

光 你知道什麼呢？

瑪 嗯……你回想到一個很美麗很可愛的女朋友；哦不，比朋友還要進一步的愛人！

光 是的，不止進一步，簡直進許多步；她是最最愛我的一位偉大的女性，她甯願犧牲自己的一切，保全別人的權利，幸福；她忍耐着一切的痛苦，使別人過着快樂的日子。

——可是我又覺得，她是一個不知道反抗的弱女子！

瑪 有這樣好心腸的姑娘嗎？

光 是的，世界上有這樣可憐而偉大的女性！

瑪 她叫什麼名字？

光 她沒有名字，只有一個大家通用的名詞。

瑪 叫什麼？

光 她叫「我的母親」。

瑪 你的母親？——哦，光祖，你怎麼會想到她？

光 自己的母親，怎麼不會想到呢？

瑪 我說你抱了我的身體之後。

光 因為她害病的時候，我從來也不會像對待你一樣的服侍過她；所以，我想到她，——

唉，我的母親的確是一個太可憐的鄉下婦女！

瑪光祖，你的意思是我害了你的母親嗎？

光我沒有這樣說，不過自從我的爸爸跟你在杭州結了婚，情形馬上有了一個轉變，我的母親開始受着苦，她現在什麼都完了，唯一的希望，好像只有我一個人似的。

瑪既然我跟你父親結婚之後，你的母親立刻受到精神上，物質上的痛苦，那末，我就是你母親的仇人了！爲什麼在我害病的時候，你還跟看護士一樣的服侍你媽的仇人呢？

光因爲我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一樣，我愛每個人，跟愛護我的母親一樣，跟愛護我自己一樣；再說，在我的眼光裏看出去，每個人都是好人。譬如你，在我父親到外埠去做生意的時候害病，家裏既沒有人照料，我怎麼放心呢？——也可以說，我每天來看護你，也是我的責任。

瑪謝謝你的好意。（躺下身子，翻起畫報來看了）

光嬌嬌，你看什麼雜誌？

瑪電影畫報。

光我倒以爲是本了不起的雜誌。

瑪真了不起，裏面非但有很多的好萊塢電影明星的照片，同時還有上海舞國的消息，真是怪熱鬧的。

光 在這種時期裏頭，成天價的專門看這一類雜誌，似乎不大合適吧。

瑪 不是怪好玩兒的嗎？

光 報紙不是比牠更好玩兒嗎？

瑪 喲！我怎麼不看報呢？假如我每天不看報，我那能知道秦隆鮑華跟愛娜蓓拉的羅曼史

？那能知道唐喬司樂隊在麗都舞廳？康脫萊拉斯樂隊在大華呢？

光 其餘的全不看了嗎？

瑪 那些打仗的電報，看了簡直要使人頭痛。

光 你爲什麼會頭痛呢？

瑪 人爲什麼要打仗呢？大家馬虎一點兒不就好了嗎？

光 仗那能不打呢？不打恐怕你就不能安穩地住在這兒了。

瑪 光祖，你別談這些嚇人的事啦吧。

光 那末，我講兩個故事給你聽聽，好不好？

瑪 有趣嗎？

光 也可以說是很有趣。

瑪 那麼你講吧。

光 李媽！（聲略輕）

瑪 你叫李媽幹什麼？

光 我的意思想叫李媽也來聽我的故事。

瑪 你是少爺，我是太太，她是一個女傭人；少爺講故事給太太聽，怎麼連女傭人也有份呢？

光 女傭人不是人嗎？凡是人都可以聽故事；凡是人，我都有講故事給他們聽的義務。

瑪 我不要李媽來，……

光 那末我不講了。

瑪 爲什麼？

光 你識字，自己會看報，看雜誌；李媽不識字，所以我要她聽。

瑪 我答應叫李媽來，不過你的故事要講個有趣味些的。

光 那當然，也許，也許李媽的一生經歷就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呀。——等一下，或者我也要叫她講一個故事給我們聽。

瑪 不，要是你叫她講，我不答應要她來聽了。

光 算了，算了；那末我叫李媽來啦。

瑪 好吧，今天看你的面子，破規一次吧。

光 謝謝嬌嬌的恩典——李媽！（大聲）李媽！

李（在內）噯！（從小門上）少爺，要開水不是？

光不，李媽，我叫了你好幾聲，怎麼沒有聽見？

李我在櫥房裏補襪子。

瑪今天少爺向我求情，他要講故事，也要你來聽；看少爺的面子，就准你聽一次吧。

李那真好極了，謝謝少爺，我挺愛聽人家講故事的；我在鄉下的時候，也還常常把聽來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呢。（坐在旁邊，一面想聽故事，一面在補破襪子）

瑪李媽，你就是這一點沒有規矩，一來就是那麼多的話，叫你聽就靜着聽！

光是，太太。（默然不語）

瑪光祖，你開始講吧。

光好，先講第一個——（假咳一聲）有一次，一個荒蕪的國度裏，有一座山，山腰上一叢草堆裏，躲着那末粗的一條蛇。這條蛇的肚子可餓得不得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；忽然，看見那們高，那們大的一頭白象，拖着那們長長的一個鼻子，搖搖擺擺地走過來。那條蛇，立刻張開了嘴巴，想把這頭白象一口，給吞下去……

瑪這種小孩子聽的故事，我不要聽！

光（仰着頭，淡淡地笑着）哈哈！小孩子聽的故事。

瑪少爺，以後怎麼樣呢？

光 結果呀，這條蛇非但一口吞不了象，反而一脚給象踩死啦。

李 哈哈，那有那們笨的蛇呢？

光 有！不要說是蛇，這種人，這種國度也有；要是沒有這種人，這種國度，你的女兒怎麼會給活活地糟蹋死呢？

李 瑪 哦，少爺，（垂頭喪氣地）我知道，（轉激昂）少爺，這條蛇就是……別儘鬧了！叫你別作聲！光祖，你說有兩個故事，你講第二個吧。

光 另外一個嗎？這可真是一件新聞了。——在不久以前，報上登載着一條新聞，有一個男人，本來他在上海一個工廠裏做工，因為工錢少，房租大，一個灶披間每月要租十二塊，家裏丁口又多，一個月的工錢，付了房租，差不多就完了。所以一家大小五口子過不了活，便搬到浦東去了。不料，後來米價越漲越高，煤球的價錢也從黑變成紅，搬到浦東之後，還是活不了。有一次，他們一家五口子，餓得已經兩天沒有米下過肚子了，幸虧從親戚朋友那兒借到三塊錢……

李 哦，運氣，有三塊錢也可以過幾天了。

光 不，他想，三塊錢吃光了再吃什麼？於是他買了三塊錢的鴉片土。在那天晚上，大家分來吃了；小孩子不肯吃，他就一把抓住孩子的領口，把他按住，就把筷子向孩子的嘴裏一撬！……

李 咳！（一聲驚叫後）嘖嘖嘖！

光 撬開了嘴巴，馬上給他灌下去！小孩子的肚子，立刻絞痛起來，過一回，臉色發青，混身發癢。——到第二天的早上，人家看見那個草房子裏堆着五個大小的屍首！

李 （呆望着地板）……

瑪 這個故事也一點趣味都沒有！

光 沒有趣味，也就算了。

瑪 李媽，故事完了，可以進去啦。

李 （仍然呆着）……

光 李媽，李媽，你在想什麼？

李 少爺，我覺得很奇怪；平常只有窮人才知道窮人的苦，你是一個少爺，怎麼也會講出這一種故事來呢？

光 我比你還要窮，所以我也比你還要知道，你剛才說「只有窮人才知道窮人的苦」，這句話，對得很。

李 少爺，你真是跟我開玩笑了，你有這樣一個發財的叔父，那能說得上比我還要窮呢？

光 李媽，一家不知一家事，你還是不要說話吧。

瑪 李媽，我叫你進去別儘在這兒多嘴！

李 是啦，太太。（下）

光 嬌嬌，李媽剛才呆在這兒，大概是因為聽了我這個故事的緣故，回想起什麼事兒來了。

瑪 就算是回想到什麼事的話，還不是一個老套頭，什麼苦呀，孩子呀，丈夫呀的，祇要看她那副窮骨相也就知道了。

光 可是她並不是一生下來，就應該窮的呀。

瑪 窮相配窮命，這沒有什麼話說的。

光 那末李媽呢？

瑪 也是命註定的！

光 真的有命嗎？

瑪 自然有命，譬如你的爸爸，生得肥肥的身體，大頭大耳的，一派福相，所以從前做過官，發過財；後來官不做了，到上海來改做米生意，又是運氣好，機會碰得巧，又發了一次財；聽說，現在又到外埠去做官了，我想一定是步步高昇的，比以前更發財，這不是命註定的嗎？

光 嬌嬌，（立即躍起）你說什麼？

瑪 那才怪，你的心放在那兒啦？連我所說的話也聽不見了？——我說，你的爸爸的命生

得好。

光 不，你說我的爸爸，現在做官去了嗎？

瑪 是的，他做官去了，並且做的官比從前的官要大。

光 但是，上次爸爸跟我說，他到香港做生意去的。

瑪 不，他對做生意已經覺得討厭，所以仍回舊路去做一任官。

光 在那兒做官？

瑪 離上海不很遠，坐火車七八個鐘點馬上好到的，挺有名的一個都市里。

光 （自言自語地）哪個挺有名的都會？做官？發財？……（突然）媽媽，我竟有這樣一個好爸爸嗎？

瑪 我說，（停一停）你的爸爸現在做了官，你也爲他喜歡嗎？

光 是的，媽媽；我的心裏充滿着說不出的感覺。的確，我替爸爸個人跟你歡喜，可是我替他的老百姓擔憂。

瑪 光祖，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？

光 大概是我的良心叫我這樣說的吧。

瑪 光祖，我料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；你知道，你這樣說了之後，會使我的心感到難過嗎？

光 對不起得很，嬌嬌，我的心，恐怕比你還要難過！

瑪 好吧，光祖，你不是說，在你的眼光裏看出去，不是每個人都是好人嗎？

光 是的。

瑪 你說你愛護每一個人嗎？

光 是的，我也這樣說過。

瑪 那末，你也應該當我和你的爸爸都是好人，你也應該愛護我們。

光 我沒有說不當你們是好人，不愛護你們。

瑪 那末，請你不要使我的心太難受。

光 遵嬌嬌的命，我暫且不說就是了。

瑪 我的病，剛剛好起來，應該休養休養；第一就是怕心裏煩悶，所以，光祖，還是請你再講一個好玩的故事給我聽吧。

光 不。

瑪 爲什麼？

光 因爲我的故事沒有趣味，不中嬌嬌的口味。

瑪 我要你講，你竟拒絕嗎？

光 並不是我一定要拒絕，實在是因爲我的故事不好，講起來或者使你的心又要難過起來

；那末，我的罪過，可真不大不小了。

瑪 不肯講，也就算了。——還是讓我仍然躺着看看畫報吧。

光 （拾報紙消遣）……（抽一支香煙）……

瑪 （朝光祖看着）……

光 噫……（從閱報中抬起面來）嬌嬌，我的爸爸今天回來嗎？

瑪 唔？他說今天回來的，這多晚總差不多了，你有什麼事嗎？

光 唔唔（不語了，再看報）……

（舞台靜默片刻）

瑪 （放下畫報，看看光祖，又看看自己的身上，看定了自己的腿，突然）啣！

光 （吃了一驚）怎麼啦？

瑪 （拉起衣服）光祖，我的腿上發見了紅斑！

光 （驚）嗶！那兒？（立起）

瑪 這兒！（用手指指定了一個地方）

光 （替她用手指捺）……沒有。

瑪 呵，這兒！

光 （又替她捺到另一處）……也沒有。

瑪 啣！怎麼的，（以手捏頸）我的喉嚨有點兒發癢。

光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

瑪 大概我的病又要復發了。

光 那怎麼好呢？

瑪 快一點，你替我看看喉嚨紅不紅？（躺下身子，張開口）

（王壽增與王紫岑自外進宅，頭可以從窗口里被觀眾看見）

光 （俯下身子去看）沒有什麼！

瑪 你再仔細看一看，紅不紅呀！

光 （仔細看）不紅。

（壽增與紫岑從窗口經過，看見房中的動靜，立看）

（抱住光祖的臉，頰上一個吻）嘻嘻！

（門突開，紫岑與壽增立門口，光祖，倏的躍起，瑪琍亦呆立着；紫岑與壽增板着臉一步步地走近前來，舞台上又呈現着一片使人窒息的沉寂）

岑 （在沉寂中，突然）瑪琍！跟我到樓上去！

（瑪琍與紫岑上樓）

光 （無所措置地）爸爸，你回來了？

壽 回來了！

光 這次到香港去做生意，好嗎？

壽 我做生意用不到你多嘴！念書的人只管自己念書好了。

光 是，爸爸。

壽 我問你，今天沒有事，書不念你跑到家裏來幹什麼？

光 爸爸，你到香港去的第二天，我因為身邊沒有零用的錢了，所以趕回來向嬸嬸預支下

個月的錢。

壽 怎麼那天我在家不向我要呢？

光 因為那天我拉斷了電話機的電線，只怕你發火。——第二天我回家的時候，誰知道嬸

嬸的身體害病了。

壽 我知道，她有點頭痛，她害病與你有什麼關係呢？

光 爸爸走的時候嬸嬸也許只頭痛；可是我回家的時候，她的病可就不同了。她的病轉了

勢，發熱，頭痛，怕冷，嘴裏胡言亂語，再加上神經錯亂，家裏又沒有一個自家人：

壽 叔祖父不是自家人嗎？

光 可是他到賭場裏去了。——我看到家裏沒有一個負責人，就從那天起，我天天早上從

學校裏回來看護嬸嬸，晚上再回學校裏去。

壽 怎麼不送到醫院里去？

光 媳婦一定不答應，我是主張送醫院的。

壽 奇怪，害病？轉勢？害病的人還會坐在這兒跟你那個嗎？

光 不，當她病轉勢的時候，我馬上去請醫生，一連幾天給她打了幾針，病就慢慢地好起

來了。——今天，媳婦說心裏悶得很，要我陪她到花園裏去走走。

光 病剛好的人怎麼可以到花園去吹風？

壽 我也這樣說，所以我說「媳婦，甯可我陪你談談。」

光 談談是這樣談的嗎？

壽 因為她說，她的喉嚨痛，叫我替她看看紅不紅。

光 總而言之，下次沒有特別要緊的事，我希望你絕對不必回家來。

壽 可是，今天的意思，是特地回來看看你從香港回上海來沒有。

光 看我有什麼事？大概又是耍錢是不是？像你這種一年要用五百塊的大學生，我從來也

沒有看見過。

光 不，我並不是向你耍錢，而是因為我的母親在這幾天裡頭，就要到上海來也說不定。

壽 她來上海是什麼意思？簡直是跟我硬找麻煩。

光 母親的來信說，我們的房子給人家佔去了……

壽 胡說，沒有那回事！

光 我們家的房子是估去做一個什麼會的會址的，所以，母親在家裏住不下去了，只得逃到上海來。

壽 誰敢動我的房子！這批王八蛋，好歹看我的利害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；這批王八蛋竟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！

光 可是，房子真被佔了，母親也給他們攆出來，現在住在親戚家裏，過幾天馬上打算到上海來。

壽 （皺眉，沉思，有頃）你的母親到上海來也好，索性乘此機會，你可以跟你母親商量那件事。

光 什麼事？

壽 上次我們談的那件事。

光 又是那件離婚案子？

壽 對啦，只要她在離婚據上打一個手指印，就行；等到這張離婚據一給我，她要什麼條件都可以；省得她常常跟我找麻煩，乾脆一點兒解決啦算了。

光 只要爸爸能夠替她租一間房子，每月供給生活費；我想母親一定會答應的。
壽 只要你媽答應，我什麼條件都會依她，不過，也要依我一點意見。

光 什麼意見？

壽 光祖，我跟你的瑪琍姊姊結婚，是在民國二十六年，所以，在那張離婚據上的發生效力的日期，最好應該寫爲民國二十五年的才好。

光 這要去問母親去。

壽 有什麼關係呢？就是你代表她好了，好在她不識字，只要你不給她說明，也就完了。

光 （沉默着）……

壽 光祖，這有什麼考慮的呢？

光 我沒有想什麼。

壽 你只怕我用一種毒辣的手段，欺騙你嗎？

光 不，我沒有這樣想。

壽 好哇！我做父親的人，怎麼會欺騙自己的兒子呢？

光 好！我先走了。（下）

（自光祖去後，壽微笑容滿面地呼喚樓上的人下來）

壽 瑪琍，瑪琍，下來吧！——嚇嚇！（自己對自己淡淡地笑了起來）

（紫奧偕瑪琍下樓）

壽 瑪琍。（笑迷迷地）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

瑪（垂頭喪氣，一步一頓地走下樓梯，不時還用手帕拭一拭眼）……

壽 怎麼啦？（看了瑪琍的表情，不免驚駭）你？

岑 造反了！真是豈有此理，氣死人！

壽 叔父，什麼事值得這樣生氣的？

岑 要是你還不會明瞭，你問瑪琍自個兒得了。

壽 瑪琍，什麼事？你說呀。

瑪 我說啦，你可別動氣。

壽 你說呀！

瑪 自從那一天，你跟劉老板到外埠去上任了以後；第二天，不幸得很，我真的就害起病

來了，剛巧這一天，光祖回來，……

壽 他回來借錢的，是不是？

瑪 對啦……，

岑 又是要錢！

瑪 他看見我害啦病了，便坐在我的床邊上……

壽 幹嗎？

瑪 他摸着我的臉，握着我的手；有的時候，他還抱着我的身體……

壽 你怎麼不罵他呢？

瑪 本來嗎，當時我想罵他，叫他回學校去，可是我一個人生病在家裏，舉目無親的，也就隨光祖擺佈了……

壽 那還了得！這個畜牲！

瑪 從那天起，光祖就天天回家來了；雖然他借着看病的好名義，我相信，其實是別有用意的。

岑 顯而易見是別有用意的；今天他對你有什麼舉動？

瑪 今天光祖來，起先嗎……他跟我談談他們學校裏的小事情，後來……怎麼呢？

瑪 他摟着我的腰，扶着我，要我陪他到花園裏去散散步……

壽 怪不得光祖對我說是你要他陪你到花園玩去！

瑪 給我拒絕了！——後來，他跟我談到他的愛人，他說：「娣娣，我的愛人，也跟你一樣美麗，動人，活潑，可愛……」

壽 這，這算什麼話？

瑪 再後來，他又說：「娣娣，我的愛人也有和你一樣鮮紅的嘴唇」……
壽 唉，這畜牲，更胡鬧了！

瑪 最後，他就一把抱住我的背！

壽 發瘋嗎？抱住你幹嗎？

瑪 MISS—

壽 混蛋！他却對我說，是替你看一看你的喉嚨紅不紅，這出氣的子孫！

岑 哼，一定是祖宗的風水轉向了！

瑪 壽增，（帶着哭泣的喉音）壽增，假使你再叫光祖留在家裏，我就一天不得過平安的日子！

壽 你別着急，遲早我們要把光祖攆出去。

岑 壽增，你剛才跟光祖談的什麼？

壽 光祖說，他的媽在這幾天裏要到上海來了。

瑪 她來辦這件離婚手續嗎？

壽 是的，只要等到光祖辦到那張離婚證書，索性他們兩個人一齊給攆出去！

瑪 那我可以安心了。

壽 並且，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——咳，叔父，我囑咐光祖把離婚證書上面發生效力的日期寫爲「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某月某日立」，你想，好不好？

岑 再好也沒有了，瑪琍跟你是民國二十六年結婚的，在你們結婚之前就跟前妻離了婚，

一點也不犯法。——不過，光祖能夠答應嗎？

壽 答應總算是答應了。

瑪 答——應——了！（微微地笑着）

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）

壽 一定是劉老闆來了。

瑪 他說今天來嗎？

壽 他跟我一道回上海來的，我在車站上碰到他，他說隔一回要到我們家裏來談談。

岑 那末，壽增，你去接他吧。

壽 唔，（下）

岑 這一下壽增可知道光祖的陰險了。

瑪 以前，我已經看出光祖的行爲卑鄙，早主張告訴壽增，可是沒有確實的證據。

岑 今天已經交出證據來了。

（王壽增偕劉楨祥進）

岑 劉老闆，有失遠迎，恕罪。

劉 笑話，——王太太，好。

瑪 謝謝你，你好？

（劉楨祥一陣謙恭地笑）

瑪 劉老闆，請你坐一坐，我還有一點家務小事，不能多陪了。

劉 請便，請便。

（瑪琍上樓去）

岑 劉老闆這一向來，運氣一定很好吧？

劉 不過如此，不過如此。

壽 劉老兄，我在那邊，也聽見你那方面的消息；有一次，大概是前天吧，聽說有一批貨

色給你們截住了，總數聽說是一百二十萬；不知老兄這次分到多少？

劉 聽起來倒很好聽，一百二十萬；可是現在就有一個難處。譬如我一個人下腰吧，只怕

那批下手人，什麼翻譯囉，會長囉他們要心裏盪，眼裏紅；要是大家派一派，最多也

不過五十萬，心裏老實有點兒痛。

壽 有五十萬可撈，還不夠嗎？

劉 五十萬算什麼，這一次總算我的心太軟，不然二百萬也容易。

壽 你做的鴉片還是白粉？

劉 兩種都有。——因為有錢人才抽鴉片；其餘的窮人，吸白粉爽快。

岑 那一種利息較比優厚？

劉 這要看區域而定，比如壽增兄那邊，因為老百姓的家境比較差一點兒，所以據我的意思還是白的比較好。

壽 對啦，怪不得我上次帶了烟土去，銷路不見得好。

劉 至少總可以發小財呀。

壽 不過上次老兄替我活動的本錢撈回來罷了。

岑 壽增，下次照劉老闊的計劃運白的吧。

壽 唔……（點頭稱是）

劉 壽增兄，你今天晚上預備出去逛逛嗎？

壽 我預備不，不過也沒有地方可以逛。

劉 地方可多着，今天晚上我存心請客。

壽 不敢，不敢，我家裏店裏的事務實在太繁了，我想，只好謝謝你的盛意，隔天再奉陪吧。

劉 這未免太看不起我了，……

壽 我的意思絕不是如此，而是要劉老兄破鈔，那真有些不好意思……。

劉 自家人一樣的，分什麼你我呢？

壽 好好，——（對紫岑）那末，叔父，家裏的事情完全拜託你；請你再打個電話到店裏

去問一間，最近的米價囉，營業情形囉，好不好？

岑 不，米價沒有變動，營業情形聽說還好，不過賬目倒不大清楚，等會兒我自己去查一查。

劉 生意有什麼興趣，交給令叔得啦。——今天務必請你九點鐘在百樂門舞廳碰面。

壽 百樂門，好好。

劉 因為百樂門聽說有新紅星伴舞，我們也得去捧捧場子。

壽 通宵？

劉 那也太沒意思。

壽 那怎麼呢？

劉 跳到十二點鐘，我們一道到怡香園找陳筱寶玩去吧。

壽 一定奉陪，一定奉陪。

劉 好，我先一步，九點鐘見。（立起欲行）

岑 不送，不送。（劉楨祥客氣了一套之後，下）

岑 壽增，我也想到店裏去走一趟。

壽 吃了晚飯去吧。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）

岑 不，因為我晚上沒閒，晚飯到店裏去吃吧。

壽 那末一起拜託你老人家了。

岑 (點頭，下)

(瑪琍自樓上下，)

瑪 劉楨祥走了？

壽 走了，——瑪琍，請你到廚房裏去，叫李媽預備晚飯吧。

瑪 時候還早呀，這樣早吃晚飯做什麼？

壽 劉楨祥叫我陪他玩兒去。

瑪 上什麼地方玩兒去？

壽 沒有什麼地方……

瑪 你跟劉楨祥常常是鬼鬼祟祟的，今天你不說出到那兒玩去！我絕對不許你出去！

壽 本來我是不願意出去的，可是劉楨祥一定要我去。

瑪 你不要言語支吾不清，快說呀！

壽 到跳舞廳。

瑪 到跳舞廳？這有什麼了不起，鬼祟的不肯說出來。——噯，壽增我也要去的。

壽 下次跟你去好了，今天晚上請你不要去吧。

瑪 (動怒)，我去啦失你的面子嗎？我去啦礙你的事嗎？

壽 不，瑪琍，有一個地方你不能去！

瑪 那兒？

壽 你不能去就是了！

瑪 嫖堂子？

壽 ……

瑪 怪不得你不要我去，現在你有錢了是不是？

壽 沒有，沒有這個意思……

瑪 有錢了就要嫖？

壽 ……

瑪 以往，你自己說過，有錢就要交給我，現在你做官發財了，就忘了我啦！

壽 瑪琍，我沒有，沒有……

瑪 索性你也用那種手段，跟我離婚好了！

壽 怎麼說這句話呢？

瑪 （大怒）離婚，離婚，離婚！

壽 瑪琍，瑪琍！（前去摟抱瑪琍）

瑪 （一個耳刮子批在壽增的頰上）滾開！用那種同樣的手段跟我離婚好了！

——幕急落——

第二幕完

第三幕

人物

王金瑪琇，王紫岑，王壽增，王允祖，金梅子。

時間

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的下午。

佈景

與第一幕同。

幕啓

舞台空着，一點聲息也沒有。過了數秒鐘，忽然有尖銳的口哨聲傳來，金梅子從樓上忽忽地下，王光祖在窗口裏探一探頭，即由門入。

光 梅子，梅子！——怎麼家裏一個人也沒有？

梅 有！——我的姊姊跟你的叔祖父在花園裏。

光 我們走吧。

梅 急什麼呢？時候還早吶。

光 時候的確還早着點兒，剛才我到街童學校裏去看一看，人還沒有來。

梅 張耀華也沒有來嗎？

光 也沒有來。

梅 唉，他怎麼今天這樣不盡責？

光 也許他有重要的事兒耽着。

梅 今天「五一勞動紀念大會」的會場是他負責佈置的。——會場佈置好了沒有？

光 我來的時候，還沒有；這多晚大概總已經應該佈置好了。

梅 那那許多孩子來了沒有？

光 有幾個已經來過。

梅 你看，孩子們也已經來了，怎麼張耀華還沒有去呢？

光 我問你，你自己的那篇演說稿子打好了沒有？

梅 早就預備好了。

光 那末我們也應該走了。

梅 慢一點兒！

光 做什麼？

梅 我要趁這個沒有人在這兒的時候，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。

光 什麼事？

梅 今天早上我碰到許多同學……

光 碰到同學是很平常的事兒，有什麼了不起！

梅 不，你聽我說呀！（似乎有點含羞答答的模樣）今天早上我碰到許多同學，她們跟我開玩笑；她們說：「昨天下午，我們看見你跟王光祖先生，手摺手的在公園裏談愛情……」

光 談愛情是世界上最的人大家都風行的。

梅 她們以為奇怪的是……你是我姊夫的姪兒子。

光 真奇怪，你的思想本來是比較科學化的，比較前進的，難道一個你姊夫的兒子不能愛一個我父親的姨太太的妹子嗎？——照愛情的條件說，你跟我彼此都能瞭解，同情，性質脾氣都能夠互相融合；照血統關係說，你們金家跟我們王家並不是一個血統的；何況同姓的也可以結婚，出了五倫的也可以結婚……

梅 噲！（停一停）

光 （怔住了）：（再）怎麼的？

梅 愛情就是結婚嗎？

光 我沒有肯定的說過；不過我覺得我的未來的太太，——呵，不是太太，「太太」太含封建思想，是我的妻子，在未結婚之前，一定要經過相當時期交接，難道你不願意嫁

給一個你所愛的男人？

梅

（害羞的默然，上排牙齒咬住下嘴唇，把頭一扭）算你的嘴利害，我爭辯不過你！

光

你說我是爭辯？其實並不是爭辯，而是我的意見；我爽性說一句：你一定願意跟不愛你的男人結婚；人家的「靈與肉」的戀愛哲學我不管，致少，我自己本身的戀愛觀是愛情的圓滿結果是同居。

梅

你冤枉人！講歪理！

光

算了，算我說錯吧，好不好？不過，至於人家的說我們倆的閒話，聽其自然吧，從此飛騰起來也好，從此漸漸消滅下去也好，總而言之，無論什麼是打擊不了神聖之愛的。

梅

倘使從此以後，我就不愛你呢？

光

聽了人家幾句不準確的言論，就破毀了愛的陣綫，除了使我可惜你沒有勇氣之餘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

梅

並不是人家的閒話，連我姊姊也在禁止我跟你來往了。

光

你的……姊……姊？

梅

是的，她叫我不要跟你在一塊兒。

光

……（微微地笑着）……（看手表，突然）時候不早了，梅子，快走吧！

（光祖拖着梅子下。）

（舞台又重復寂靜起來。）

（瑪琍和紫岑的臉出現在窗口上，觀眾可以看出想得到，紫岑扶着瑪琍走；他們倆從雙扇門進。）

瑪 今的天氣很好，有一點初夏的意味了。

岑 瑪琍，我想你的病那可以一天天地好起來了。

瑪 只要我的心一安靜，要恢復健康是很容易的；不過近幾天來我的心覺得有些悶。

岑 的確，屋子裏的空氣跟花園裏的不同，我替你開一開窗子透透新鮮的空氣好嗎？

瑪 我不要，謝謝你。——我說的是心頭上的悶。

岑 那末，我叫李媽把銀耳端來給你吃吧。

瑪 謝謝你，我也不想吃。

岑 爲什麼不吃呢？——多吃一點兒銀耳囉，燕窩囉，可以補補身體。瑪琍，你要知道，一個人，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身體要康健。

瑪 我實在吃不下，不知道是怎麼的，一吃過飯，肚子裏老是有點兒難過。

岑 呵呵呵！（輕鬆地笑了）敢怕是有喜了吧？

瑪 並不是，這我知道。——大概是家裏的菜不好吃，沒有味兒的緣故；也許是李媽燒得

不乾淨。

岑 對啦，家裏的菜總是弄得配胃口，不要說你吃不慣，就是我也不大嚙得下肚。無論是什麼好菜，家裏一燒，總比不上滬西公司裏的好，所以從前我差不多每天的晚飯，總想到那邊兒去吃，要什麼，什麼都有；家裏那有他們那兒的完備，譬如我要喝一杯健身露，家裏可沒有，在他們那兒，只要你的口一開，馬上就到。——可惜現在大家都節省了，什麼也沒有得吃啦。

瑪 聽說樣子不是都給關門啦嗎？

岑 沒有，名義上是算關門了，可是實際上還是可以賭的；不過沒有以前那個樣兒熱鬧罷了。

瑪 我倒忘啦問你了，昨天晚上你去過嗎？

岑 去轉過一轉。

瑪 運氣好嗎？

岑 提起運氣，我這樣的人還談得到運氣嗎？——

瑪 又是輸？

岑 這些日子好像有鬼跟着我似的，老是我下在大，他開小，我下小，他又開大；可是有一次，我把一百塊錢孤注一擲，下在大，的確，開出來的是十二點……

梅 怎麼叫大，怎麼叫做小？

岑 十點以下叫小；十一點以上叫做大。

瑪 那末開出來是十二點，你應該翻本啦！

岑 照理是應該翻本囉，可是骰子是三顆四，這叫做包子，一百塊給吃了！

瑪 這一下太不合理。

岑 有什麼理不理，總之，是我的運氣不濟罷了。

瑪 由這樣看來，今天大概你的口袋裏又沒有本兒啦吧？

岑 （狡猾而又羞澀地笑着）嗨嗨……

瑪 怎麼不早跟我說呢？

岑 一個禮拜之前，我又向壽增借過兩百塊，實在叫我開不出口了，嗨嗨，（隨着是一陣

輕薄和狼狽的笑）

瑪 自家人怎麼說得上借呢，沒有，儘管向我說好了……

岑 只怕將來還不起……

瑪 那用還呢？用了就算了；並且，我還得靠你幫忙才能過活吶。

岑 那是我對你跟壽增應該盡的責任。

瑪 （笑）——今天給再你兩百塊夠了嗎？

岑 夠了，夠了！（接下去的又是一陣輕薄的笑聲）

瑪 我馬上到樓上房裏去拿來好嗎？（立起身，想上樓去）

岑 瑪琍，別那們着急，反正我要在晚上走吶。

瑪 （重又坐下）你幹什麼常要到賭場裏去呢？

岑 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大概是習慣吧。

瑪 況且，你的運氣老是不好，我想輸了的錢，不如買點吃得，喝的，穿的比較好。

岑 話雖這樣說，可是心裏却有些癢；至於要說到理由；我也回答不出來，跟你們常常喜歡到電影院，跳舞廳去的一樣，也回答不出一個理由來。

瑪 嗶，我們到跳舞場，電影院去，自然有理由，因為你老人家不懂藝術，所以也不懂其中的滋味。譬如說跳舞，要是你老人家懂得音樂的節拍，舞步的變化，包你一定會天天晚上躡進去了。

岑 那倒不見得吧？

瑪 你老人家真不知道吶，不要說我們這種有錢的人喜歡去跳舞，就是那批窮學生也會不想念書，拋了書本天天去吶。——記得，幾年之前，爲了要禁止學生跳舞，有人提議，只要命令學生們剃光頭好了；假如在舞場裏看見了和尚頭兒，就是學生。——可是事實吶，學生跳舞的還是那們多。

岑 現在的學生，真是越來越不成話了，怪不得在大學裏念書，每年要化那們多的錢，——

——說到光祖，每年向壽增拿的五百塊，敢怕就是跳舞跳去的。

瑪 怎麼不呢？你想，有一次光祖回家來，說要買五本書，一共要五六十塊錢。我雖然沒念過大學，可是學生的玩意兒我全都知道；當時，我覺得奇怪，怎麼五本書要五六十塊？我馬上跟壽增說，念書要節省，書暫時不用買，叫光祖記筆記好啦。

岑 這很對呀！

瑪 （得意地）咳，誰知道光祖的脾氣整扭透了，他一定要買，還跟壽增吵過一頓；——
—— 嗯……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光祖就是壽增的兒子，好像面子上過不去，沒有辦法，只好照給啦。其實，這五六十塊裏頭，一半總得送在跳舞場裏的。只要舞女稍爲灌一點兒迷湯，也許一半還不止呢。

岑 這個孩子留在家裏我覺得多少有點兒不大好，將來壽增一定不是他的對手，應付不了。

瑪 你老人家也那們想嗎？光祖留在家裏，非但壽增對付不了，將來要討他的苦吃，就是我也要受到他的影響。

岑 我担保，你倒不至於。

瑪 你老人家真是想得太好，壽增現在已經四十多的人了，我不過只二十多一點，壽增死

了之後，光祖不要跟我打官司，分遺產嗎？

岑 對於這一層，那倒不要緊，好在——銀行裏存款的戶名用的是你的名字；他要鬧，也不會得到什麼便宜，並且打官司要用錢，他哪來的錢？

瑪 這固然不錯呀，可是他一定要鬧起來，叫我麻煩死了，尤其是這批大學生更不講理！所以，我處處地方都在爲你的安全着想；現在當光祖的面，我們馬虎一點，差不多的問題，我作主給你們代答應；等到那張離婚證書驅到手，叫他再來看我的手段吧。

瑪 最好，能夠使光祖跟壽增脫離父子關係。

岑 自然有希望，只要他大學一畢業就行。

瑪 這怎麼說呢？

岑 辦法多得很，你喜歡怎麼就怎麼。

瑪 我喜歡不要經過法律手續，或者登報聲明的。

岑 （點頭）……

瑪 最好還要光祖自己願意的。

岑 （若有所思）這簡單得很，只要壽增說一聲「光祖，你大學已經畢業了，可以自立，從此以後我跟你也可以斷絕經濟關係啦」就行。

瑪 還是治標不治本，不過只斷絕經濟的關係而已，父子關係還是脫離不了。

岑 你慢着，我的話還沒說完。這件事當然要一步一步來的。

瑪 那末，幾步可以達到目的呢？

岑 （還是若有所思的面容）我說過光祖大學馬上就要畢業；畢業之後，一定要找職業，但是現在的上海灘上，一定不容易馬上就找到職業；那個時候，光祖一定要來麻煩壽增，……

瑪 那怎麼辦？

岑 只要叫壽增把現在的上海，人口增加到四五百萬，謀事找職業的人當然也增加幾倍，更加上各工廠，各洋行，各機關都在縮小範圍的大道理說一說就行了。你想，光祖有辦法嗎？

瑪 沒有。

岑 沒有，好，那末光祖勢必至於每天要回家來吃飯，或者向壽增要錢。

瑪 那自然。

岑 所以我預備了第二步。

瑪 怎麼樣？

岑 第二步是我們偷偷地搬了家……

瑪 喲，現在的上海，找房子多困難呀；就使有，怕也沒這樣好吧。

岑 只要錢，那怕沒有房子。要是真的上海找不到合適的房子，到香港去也未始不可，好在你有的是錢。——光祖在上海既找不到職業，又找不到家；又沒有錢用，更沒有飯吃，就算他有通天的本領，他能抓得住你跟壽增說話嗎？將來要爭遺產，那更不用談了。

瑪 他不會到我們店裏去吃飯拿錢用嗎？

岑 到那個時候，米生意乾脆不做了，壽增當然不在乎這井米店。

瑪 壽增說機會一到，米店的生意比什麼都好，不做了，未免可惜。

岑 要做也可以，到時候我自然有辦法，你不必擔心就是了。

瑪 謝謝你老人家的一番苦心。

岑 不用謝，這是我的本份，以前是我騙你說壽增沒有兒子，前妻已經死了多年；現在既然被你發現這個秘密，也只有我來將功贖罪了。

瑪 （又得意地微笑起來了）虧你……

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）

岑 瑪琍，不知道是誰來看壽增來了，我出去看看。

瑪 唔。

（紫岑下，瑪琍立窗口探視，俄而壽增和紫岑自窗口被觀衆看見，瑪琍跟他倆打了一個招呼，

壽增和紫岑經過窗下，瑪琍迎在門口，紫岑與壽增進。

岑 瑪琍，壽增給你買啦一輛新汽車了。

瑪 （疑信參半地）是嗎？

壽 誰騙你。

瑪 （喜歡得了不得）當真？汽車？什麼牌子的？

壽 一九四〇年式的威立斯，流線型，挺時髦的。

瑪 多少錢？

壽 爲你買的，還用得着問價錢嗎？

瑪 我每次出去碰到陳太太囉，張太太囉，她們老是坐自備汽車，現在我也有啦。

岑 並且你的車子，比她們的還要新，還要體面。

瑪 可不是嗎？（樂不可支）讓我出去看一看我的新車子。

壽 你老是愛心急，等下我用新車子送你到南京大戲院去看電影吧。

瑪 現在已經快四點啦，看什麼電影。

壽 今晚九點一刻看南京大戲院的夜場。

瑪 不，我要到大光明！

壽 南京的片子好呀！

瑪 不噠，大光明有「譯意風」。

壽 依你！我下午還有別的事。

瑪 你不去，我一個子去得啦。（欲下）

壽 （不理瑪琍的話）叔父，今天我們得到一個特別的消息。

岑 特別的消息？

瑪 （站住了）什麼消息？

壽 聽說香港平準基金委員會的中國法幣保證金已經填空了！這個消息一傳出去，中國法幣一定暴跌，外匯奇縮，金價飛漲，物價上漲，人心動搖……

岑 這是一個絕好機會！

壽 的確是個絕好機會！

瑪 對我們有益處嗎？

岑 當然有！壽增，這個機會不好放過去，我們的存米明天立刻漲價！

壽 漲到多少？

岑 至少出六十塊關，最好到各同業的店家去問一問。

壽 （拾起電話機，撥過號碼後）喂，隆興嗎？……平準基金填空，外匯暴縮，金價飛漲，你們知道嗎？……米價？……喂，你們漲多少？……好好，漲到七十！（捺斷，又撥

一家）喂喂，……你們是盛祥米號嗎？陳老闖在不在？……啊，你就是陳老闖，今天黃金飛漲，你們米價明天漲到多少？……嗯，剛才我打電話給隆興，大家商量漲到七十，……好好，明天，明天起，大家一致！（掛去電話）

劉楨祥可知道這個消息不？

對啦，也得告訴他，叫他把煤球漲到八塊九塊。

你打電話。

（又拾起電話機撥號碼）喂，劉公館嗎？……劉楨祥老闖在不在？……

（突然屋外傳來賣晚報的叫喊聲）

×晚報，剛剛出版，煤球老闖被刺，要看噯速！（上海語）

什麼？又有人遇刺？快去買一份！

（打電話）我問你，到底劉老闖在家不在家？……我是王壽增！……

（與壽增打電話同時）李媽！

（打電話）怎麼，家裏沒有人？……怎麼……？（掛斷電話）

（在內，與壽增打電話同時）噯！

快點去買一份晚報！

（在內）是啦！（李媽的臉在窗口出現。紫岑從窗口里授予錢）

壽叔父，什麼事？

岑 這幾天的上海，風聲很緊，常常發生暗殺案，搶劫案……

壽 今天又有嗎？

岑 不知道又是那一個倒霉人。

（李媽帶了一份晚報進）

岑 （翻閱）……（李媽下）

壽 （搶過來，翻閱，瑪珂擠進來）煤球公司老閻，劉楨祥遇刺……

瑪珂 （同時）就是劉楨祥？

壽 （讀報）劉楨祥身衣灰色長袍在「茶花」咖啡館門前突遭凶手三人狙擊，身中三槍，

適中要害，當場斃命……（仰頭，呆視）劉楨祥？

（三人圍着報紙呆視着，沉默着，屋外的晚報販的叫喊聲）

聲 煤球老閻被刺，要看噯速！（上海語）

（舞台的光線漸轉暗）

壽 （呆了片刻）劉楨祥，今天上午才回到上海，怎麼這樣快就遭暗殺了！

瑪珂 報上有沒有說清楚，劉楨祥是誰殺死的？

壽 雖然沒有說明白，可是我知道。

瑪 誰？

壽 那種人！

瑪 爲什麼？

壽 因爲他做了官！

岑 我想不見得，我以爲是給那些做煤球生意的小商人報仇報死的。

壽 那你又怎麼見得呢？

岑 劉楨祥的生意手段，未免太辣……

瑪 做生意的人，手段不辣就發不了財。

岑 可是太辣過度了，也不好。譬如劉楨祥，那個時候，他用一筆大資本把上海的存煤差不多全給他買下來，想在這一票煤上賺大錢發財，可是工部局給限了價，他就索性不出貨，但是全上海的人，急於需要，各煤球店也都批不到現貨。既然批不到現貨，他們也就賺不了錢，而工部局却限定他們要賣，所以各煤球店都懷恨在心，終於在今天下午被他們打死了！

壽 我以爲並不這樣簡單，各煤球店也沒有這樣大胆。

岑 要不是煤球店的小商人報他的仇，一定是他的仇人打死他的，……

瑪 劉楨祥一團和氣的，有什麼仇人呢？

岑 這也說不定，譬如借錢不肯，謀事不成，原因多得很。

壽 這種推測，全不對；我在那邊情報部聽到消息，說上海這幾天暗殺團非常活動。

岑 什麼？

壽 暗殺團！

瑪 暗殺團是什麼？

壽 是跟我們作對的東西！

岑 那末，據這樣說起來，劉楨祥是暗殺團幹的了。

壽 自然。

岑 有這樣的事嗎？

壽 是有這樣的事。——本來，我倒預備跟劉楨祥一齊回上海來的。

岑 假使你跟他一道來，或者……

壽 或者我的性命也就此完結，所以由現在的情形看起來，我倒想辭職了。

瑪 辭職？

壽 怎麼辦呢？不然，我太危險了。

岑 我以為辭職倒不需要，與其你只怕危險的話，那更可以不必。

壽 怎麼呢？

岑 因為你是一個局長，劉楨祥的職位比你高，勢力也比你大，他容易被人注意，你不容易使人眼紅，我看你還是做下去的好。

壽 嚶……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也常常有人跟我搗蛋；現在做了局長，我想一定更有人搗我的蛋。

岑 我想不至於吧？你的後面有背景。

壽 可是劉楨祥已經給打死了，我還有什麼背景呢？

岑 他的老朋友可沒死呀！

壽 我從來沒碰過面，要想他來幫忙，未免太夢想。

岑 （沉思了一回之後）嚶——（對瑪琍）瑪琍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

瑪 倘是就此辭職不幹，兩萬塊不是白化嗎？

壽 兩萬塊本錢早就撈回來了，你看門口的那輛新威立斯。

瑪 算了，要是我套了外匯，怕三四輛新車子也已經開回家來了。

壽 套外匯虧本的時候，也不是沒有呀！

瑪 隨你，隨你，只要你今天賠還我兩萬塊本錢就行了。

壽 我……想也是那麼想，以前我不過只做過科長，而現在却是局長，並且局又是一個獨立機關，什麼都是自己作主，要是放棄了，實在也覺得太可惜。

岑 我說還是暫時做下去的好，等到一個機會來啦，撈一票再辭職好了。
（點頭）也是一個道理。

（門外步聲，梅子進）

瑪 妹妹，怎麼今天這麼晚才回來？

梅 我們在街童夜校裏開「五一勞動紀念大會」。

岑 到會的人有多少呢？——噫，你們開這種紀念會有什麼意思？

梅 這種會的意義只有勞動階級的人，才能真真的了解。

瑪 妹妹，我化啦錢給你念書，書偏不念，要去幹這種下賤的事情，凡是做工的人，沒有一個高等的，沒有一個好人的。

梅 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，勞動階級的人們，沒有錢，自然是被人認為下賤的了；但是在這革命波濤洶湧的時候，勞動階級的人們，不再被資本主義者利用了，他們會反抗，會鬥爭，資本家們當然要罵他們是壞人了。

壽 梅子妹妹，我早就勸過你，凡是一種人，總是各有千秋的；你既然寄住在我們這兒，生活多舒服，不必跟這班人去混在一起。

梅 只要是我願意的事，我都要幹；到明年的五月一號，我希望有一千個街童來參加我們這個紀念會。

瑪 算了吧，她自己喜歡墮落在這批下賤的野孩子羣中，將來自己反悔才知道遲了。

梅 下賤？難道一個大學生也下賤嗎？在現在這種社會情形下看起來，一個大學生是應該有地位的。

岑 大學生也跟你們一道？

梅 是的，王光祖先生就在我們街童夜校裏教書！光祖也下賤嗎？

壽 光祖？

梅 是的，你的兒子！

壽 光祖今天也跟你們開會？

梅 是的，並且他還演講。

岑 他講點什麼呢？

梅 他說「勞働是人類的責任」，……

壽 這話倒合理。

梅 「資本家是我們的仇人」！

壽 （楞了梅子一眼，很不安地）這，這……（搖頭）

瑪 光祖沒有跟你一起回家來嗎？他不送你？

梅 他在開會的時候，演講完了，接到一個電話，連招呼也來不及招呼，他馬上就跑了，

看起來好像有很着急的事似的。

岑 光祖這個孩子，成天價在外面跑到底不大好，或者他在外面闖了禍也許要連累到壽增身上也說不定。

壽 他的年齡已經超過二十歲，我可以不負一切責任。

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）

岑 誰在揷汽車喇叭？

瑪 還不是那批野孩子在頑皮。——所以，梅子，你想，這批野孩子下賤不下賤？

（光祖忽忽進）

光 爸爸，我的母親到上海來了！

壽 （急）你的母親，來……來到這兒嗎？

光 不，暫時住在旅館裏。

壽 什麼時候到的？

光 我知道母親今天要到，所以我告訴學校裏的門房，如果有一個老婦人來看我，立刻打電話到中華中學的街童夜校找我，所以我一接到電話，立刻趕去，現在她住在旅館裏。

壽 唔。（點頭）叫她先住在旅館裏，這樣很好。

瑪 (立起) 我去試試那部新車子。(欲出)

瑪 瑪，你跟叔父，梅子妹妹去吧。

岑 不，我還要在這兒談談，瑪，你要去跟你妹妹去得啦。

瑪 妹妹走吧。

梅 我不去。

岑 那末，你到樓上去坐一歇吧，我們在這兒還要談幾句。

瑪 唔。(與梅子上樓)

壽 光祖，你跟你的母親談過沒有？

光 時間雖然不充分，可是談起過了。

岑 她答應嗎？

光 答應是答應了，不過……

壽 不過怎麼樣？

光 不過，我的母親仍然要你養活她，假使這兒不能住的話，馬上替她租一幢房子。

岑 這不能負責，在現在的上海找房子多困難呀，光祖，你是住在上海的人，總應該明白這個情形。

光 爸爸，你到底能負責嗎？

壽 這個？……

光 假使爸爸不能負這個責，那末，我也不能負那個責了。

壽 光祖，我想到一個辦法，經濟的責任，我來負；至於找房子等等其他的手續你去辦。

光 不，我在明天早上要動身離開孤島了！

壽 你不是還沒有畢業嗎？

光 等不到畢業了，我甯願犧牲一張大學的文憑。昨天我們的朋友寫了一封航空快信來，

叫我們馬上就動身，走！

壽 走到那兒去？

光 到一個有自由空氣的美麗的地方，那地方充滿着生氣，光明，快樂。

岑 你走啦，你的母親怎麼處置呢？

光 交給我的爸爸。

壽 我答應交給我呀，不過你也得把那張離婚證書交給我。

光 我們交換條件吧，（從口袋裏掏出一張洋紙）這張離婚證書現在便可以發生效力了。

拿去！

壽 （接過了紙，歡喜得顫抖了，讀）立離婚据人王張氏，因半老色衰，自願與王壽增脫

離夫婦關係……（聲轉低，使觀衆聽不見，讀至末尾，重又大聲）恐後無憑，立此離

婚据存照，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日立。（對光祖）這樣很好。

岑 光祖，爲什麼用這種洋紙寫呢？

光 因爲我只有這種洋紙，不再另外去麻煩了；雖然紙分中外，可是用處相同。何況，這張證書的字是我的親筆。

壽 唔唔。（點頭）

光 並且還是用毛筆寫的。

壽 唔，毛筆好。

岑 這手印好像不大清楚。

光 的確，因爲我的母親年紀大了，她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破壞名譽的事情，雖然經我解勸得勉強允許，可是心裏總有點悲痛。當她打這個手印的時候，眼睛淌着眼淚，手指好像沒有知覺似地顫抖着，在萬分難過的當中，打下這個手印，所以不太清楚。當然是可能的事囉。

壽 唔唔。

光 假使爸爸以爲不合適的話，讓我帶回去吧。

岑 不。
有這張東西也行了。

光 那末你們認爲合適嗎？

壽 留在這兒吧。

光 既然認爲合適，那再好也有了，省得我多跑一趟找麻煩，

壽 光祖，省得你再麻煩，現在沒有你的事了……

光 我們所交換的條件，還沒有辦好呀！

壽 那用不到你干與，現在，（轉嚴肅）你儘管可以走，到你認爲有自由，有光明，有快樂的地方去吧！

光 怎麼？你就這樣簡單地叫我走啦嗎？

壽 據你的意思還想就在這兒有什麼要求嗎？

光 爸爸，我並沒有什麼要求。

壽 沒有要求，就在這兒幹嗎？

光 我要代我的母親向你討債！

壽 討債？

光 光祖，自家人，哪談得到債呢？

壽 我從來不欠人的債，只有人家欠我的債，笑話之至！

光 你就欠我母親兩萬五千塊的贍養費！

壽 奇怪！

岑 贍養費？這兩萬五千塊的款子，我已經給他送到你母親那兒去了……

光 送去？

岑 自然早已送去。

光 什麼時候？

岑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，寫這張離婚證書的時候。

光 （淡笑着）收據呢？

岑 自家人還用什麼收據呢？

光 哈哈，（諷刺地笑着，然後）真是寬宏量大。

壽 光祖，你自己平心靜氣地想一想，我從小養你到這們大，假使每年以五百塊計算，你

今年已經二十三歲了，算起來二五得一萬，三五一千五，也得一萬一千五百塊了。

光 這並不是我母親的贍養費。

壽 話得說回來，你平常的教育費，生活費，我也在供給，至於你母親的贍養費，怎麼不

當時就付呢？

光 什麼「當時」？

壽 就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寫這張離婚證書的當時。——至於我對你，向來也很關心；不

然，早就不給你念大學了。

光 哈哈！（又淡笑起來了）在你沒有娶姨太太之前，感謝你的關心；但是，你娶了姨太太之後，好像一個獨立的國度，被侵略者征服，什麼財政、行政以及一切所有的國權都給搶奪的一樣。——

壽 沒有的事。

光 就以我念書拿來做個例子，我要買書，你叫我不要買，叫我抄筆記，這固然很對；可是，我要買一本參考書，是不是也應該的？

壽 結果，我還是給錢叫你買呀！

光 爸爸，剛才你的話，說得太好笑，你養活了我二十三年，我的確非常的感謝你，可是這也是你的責任。不錯，你養活我，可是你爲什麼要生下我？我的祖父養活你，你養活我，將來我也要養活我的子女，在現在這種社會制度里，這是責任！

壽 （氣得發抖）責任，責任！

岑 光祖，你的爸爸也知道這是他的責任，所以千辛萬苦的想法法子弄錢來培植你！

光 （一字一頓地）想盡法子培植我！——老實說吧，他（指壽增）從上海的居民身上儘量的剝削，不管人家的肚子餓着，想吃一粒米也難於上青天；他們的肚子是癢了，（朝壽增）你的腰包是肥了。把人家的血汗，來養活一個女人！

壽 這個「女人」，你是指你的瑪琍嬌嬌嗎？

光 （淡然地）我不知道，也許是我的母親。

壽 你的母親？

光 你不是說已經付了我母親兩萬五千塊贍養費嗎？

壽 （氣得說不出話來了）造反了，造反了！（聲漸低）造……反……了！

岑 光祖，剛才你罵了你的爸爸，你要知道，你的爸爸現在是一個做生意的人，你說你爸爸是剝削平民，難道一個做生意的商人不應該賺錢嗎？

光 在現在這種經濟情形下，假如是一個規矩的商人，他有利潤，那就是他的報酬；而（轉向壽增）你，把所有的存貨統統給押下來，一方面拚命的提高價錢，用這種狠毒的手段；另一方面，一粒粒完好的白米里，孱了碎米，噴入水花，有這種卑鄙的行爲；這是一個規矩的商人應該有的經商哲學嗎？

壽 畜牲！你沒有管理過家務，怎麼知道我的困難？你知不知道家裏每月的開支？

光 你要上海市平民的血汗抵償你的開支嗎？……

岑 再要加上你念書的學費……

光 嚇嚇（冷笑）提起我的念書，那是真太笑話了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苦衷，——每個學期我比任何同學遲幾天交費，每個學期只有我上了一個月的課之後才轉彎抹角

地要到錢去買書，這不是有意裝窮嗎？

岑 這我知道，並不是你爸爸有意裝窮。

光 其實，想用這種手段對付我，要我自動的停學，但是爲了求學問，我甘心忍受一切的痛苦。要是爸爸真的窮，就是我不念書，也可以，何必耍玩這一套幼稚的手腕呢？

壽 (突然) 書還是給你念吶！

光 這是你出於不得已！

壽 什麼？

光 那張離婚證書還沒騙到手！

岑 光祖，你又誤會了，你爸爸存心要你念書，所以給你念到大學。

光 算了，只要是那個女人說一聲「去買一件狐皮大衣」，立刻接了命令跑到皮貨店去買一件回來。那個時候，我知道(對壽增)你一點也沒有想到過住在鄉下的「前妻」，只穿一件舊棉襖；也沒有想到過你的兒子教課書還沒有買吧？

岑 這一點可不同，瑪利是新派的女人！

光 (淡淡地笑着) 對了，瑪利是一個新派女人，所以給她豐裕的物質享受；全上海的平民，都是一批平凡的醜東西，所以給(以手指壽增)你！……剝削得體無完膚！

壽 廢話！畜牲！

光 你才是一個沒有理性的畜牲！

岑 （一把拉住光祖的臂）真是豈有此理！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兒子罵他的老子，（甩去光祖的臂）豈有此理，造反了！

壽 （坐在沙發上）完了，風水變了！

岑 壽增，從今天起你馬上跟光祖脫離父子關係！

光 請你免開尊口！你說從來沒有看見過兒子罵老子，今天要你見識見識。

岑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，你怎麼可以干涉你爸爸的行動？——書白念了！

光 我們家庭裏的私事，希望你少管爲是！

岑 我是你爸爸的叔父，是你的祖父，我有權管！

光 在我未走之前，這兒是我的家，你替我出去，這兒容不了你多嘴！

岑 這兒也是我家！

光 今天我要說，「你給我滾出去」！

壽 （對光祖，怒）不得放肆！（對紫岑）叔父請你別動氣，到樓上去跟瑪琍談一回天吧。

岑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風水轉了，造反了！（在樓梯上）光祖，要是中國的大學生都像

你一樣，中國沒有救了！（上樓）

光 哼！

壽 光祖，凡是一個做兒子的人，應該聽長輩的教訓，你回想回想，你自己有沒有錯誤？
光 我覺得我沒有錯。

壽 你對長輩……（聲突轉高）沒有禮貌！

光 禮貌？禮貌是束縛人類的手銬！我又覺得有正義的存在，就不必有禮貌。正如要求得真正人類的和平，不得不戰爭；要一個社會的安甯，不得不殺去少數的人！

壽 你說殺人？

光 要殺去少數爲害的人！

壽 你，你想學周欽吉，周欽祥兩弟兄一樣的殺父親？

光 但是你自己正在殺更多的人！

壽 你誣攀我殺人嗎？

光 從家庭裏說，你簡直想殺死我跟我的母親；……

壽 胡說——

光 擴大一點說，你操縱了上海的米市，簡直是想死殺全上海的人；……

壽 我來從沒有這樣想過。

光 再擴大的說，你的靈魂飛出了你的肉體，也就是簡直想殺死全國的同胞！

壽 畜牲！我養到你這們大了，本來希望你幫助我，現在一切都完了！

光 哼哼，幫助？——要我幫助你趕走我的母親嗎？幫助你榨取全上海市民的血汗嗎？幫助你把全國的同胞都從光明面拋到黑暗的深淵裏去嗎？——

壽 光祖，你擺出良心來！

光 你要我擺出良心，我做兒子的人今天也要你擺出良心！

壽 你索性給我滾出去！

光 要走的時候，我自然會走！

壽 出去！

光 不，現在我還要向你討債！

壽 快給我滾！

光 偏不走，你給我兩萬五才走！

壽 我沒有錢！並且這兩萬五已經給過了。

光 拿收據來！

壽 沒有，要是不給，怎麼到今天才來催？

光 笑話，因為你是我的爸爸，我完全相信你，所以把日期寫爲民國二十五年六月。你說沒有錢，門口那輛新汽車那兒來的？

壽 你管我？

光 這次你到哪一個都市去的？

壽 我做生意，你也要管？

光 這次到外埠去是做生意，不是做官？

壽 （大急）誰說我做官？

光 是你的好姨太太告訴我的。

壽 你相信？

光 你出賣了靈魂！

壽 哦……氣死我，這出氣的子孫。——光祖，我給你起「光祖」這個名字，意思想要你

將來做一番榮宗耀祖的事業，誰知道，哦，這出氣的子孫！

光 像你一樣做了官就「榮宗耀祖」了嗎？

壽 本來父子應該合作，現在非但不能合作，反而要監督我的行動，我沒有你這種兒子！

光 自然囉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所走的路彼此不同，那能合作？這一點應該責備

你自己的良心！你說沒有我這種兒子，好，我就走；不過在我未走之前，我母親的案

子得解決。

壽 四年前已經離過婚了，沒有關係，一概不問。

光 當真不問？

壽 自然不問，你是一個大學快畢業的人，難道養活一個母親的力量都沒有嗎？

光 好吧！（從容地）你把那張離婚書拿出來仔細的看一看。

壽 （顫抖）怎麼？（從袋內取出）有什麼關子？

光 （冷笑）哼哼，請你仔細看看那張紙上的水印吧！

壽 （對着光線仔細看） TRADE MARK. MADE IN U.S.A. 1937。

光 哈哈，一九三七，正是民國二十六年，一九三七年出品的紙，怎麼可以寫民國二十五年的離婚證書？

壽 哦……光祖，你……你欺騙我？（握緊那張紙，團作一團，擲過去）

光 是你自己在欺騙我！

壽 ……

光 不過，我想借「一九三七」四個字在我未走之前來試試探探你的好良心罷了。

壽 這是你對你父親應該有的行爲嗎？

光 誰是我的父親？

壽 我是你的父親！

光 我沒有像你這種父親，你是我的仇人，你是上海市平民階級的仇人，你是全國同胞的仇人！其實，我哪要你這種不義之財來繼續我的學業；誰要你這種平民的血汗，來養

活我的母親？

壽 剛才你不是逼着我要兩萬五嗎？

光 不過是我在試探你的良心罷了，借此機會使你反省！其實，我已經買好船票，帶着我的母親，明天早晨就離開孤島了。

壽 你這想強姦孀婦，敗壞門風的禽獸；你這欺上罵父的逆子！

光 今天我站在正義之下，要是你再不反省！就罵你是一頭沒有良心，沒有靈魂的豬仔！你再倔強！（搶過去，一個耳刮子打在光祖的頰上）

光 （猛力一推）過去！

壽 喔~~~~（一步跟跄，跌到寫字檯邊）

（瑪琍，梅子，紫岑聞聲下樓）

光 並不是我做兒子的人要回手，而是正義命令我回手了！

岑 怎麼啦？（趨前）

梅 （趨前，拉住光祖）光祖先生……

壽 （從口袋裏摸出一枝手槍）光祖！……我要你死！

梅 （瑪琍在樓梯邊，梅子在光祖身邊，看見壽增拿手槍出來，不覺同時都驚叫起來）
（同時）壽增，壽增！……

光（跳過去，緊握壽增之臂，扭打）……

（壽增不支，倒地，槍發，誤中瑪琍）

瑪琍 嗚啞！……（倒在樓梯旁）……

瑪琍 瑪琍，瑪琍！（槍落地，過去抱瑪琍屍）

（呻吟）喔……啞……（死，梅子又抱住光祖）

（紫岑與壽增慢慢地拾起頭來，彼此都呆望着，壽增望見地上的手槍，擬握，被光祖發覺，一脚踢開了手槍）

光 爸爸，瑪琍孀孀已經死了，這場人命案子，你自己去結束吧。明天早上我就要離開上海了。

梅 光祖先生，你到那裏去？

光 到自由區域去。

梅 我也要跟你一塊去。

光 不，後會有期；你走啦，上海這批野孩子怎麼辦呢？

梅 （埋頭）……

光 爸爸，反省的時候到了！再見！（出）

梅 （追去）光祖，光祖！（追到門邊，停）這批野孩子！

壽（同時，仰起頭，望着天花板）反省？（又看看梅子）野孩子？那批野孩子？（又微微地笑起來，好像已經得到靈魂的寄託處）。

——幕徐徐落——

第三幕完

全劇終

浪花劇藝叢書之一

未 走 之 前

◇每冊定價實價七角◇

民國廿九年九月

初版

著 者 江 流

編 輯 者 星 光 文 藝 研 究 社

出 版 者 雨 果 書 屋

總 經 銷 處 藝 文 書 店

◇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◇

82
31130

8

\$0.70